

重慶市長驚風駭浪

楊森

元首遠見部署西南

民國三十六年冬天，我在貴州省政府主席任上，朱紹良先生打長途電話來，邀我到重慶去面談。朱紹良先生當時的職務是重慶綏靖公署主任，國民政府主席蔣先生將西南半壁江山，都付託在他的肩上。

朱先生接見我時，一開頭就徵詢我的意見，他說第一屆總統選舉在即，中樞將要公佈行憲，根據憲法規定，今後各省均將自行處理政務。在這種情形之下，省級以上的首長必須加以調整，關於西南各省的人事部署，他想法和我磋商一下。

我深知朱先生公忠體國，他和蔣先生的關係非比尋常，因此我也無須有所顧忌，他直問，我就實說：

「西南各省人事的部署，最需要注意的地點是雲南和西藏。雲南的位置雖然僻處西南，但是它接近中南半島，一旦國際間有事，它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至於西藏，那更是西藏的門戶，有了西藏，才可以控制西藏，控制了西藏，方始可禦西方之敵。西藏和印度，乃至英國之間的微妙關係，我們必須加以正視。滿清入關以來，一向都是以四川的人力物力經營西康，再以西康經略西藏，如果我們反而忽略了邊境的複雜情勢，那是一定會吃大虧的。」

我說完了，朱先生沈思良久，默默無語。他再開口的時候，又告訴了我中樞預為佈署的方案。

我們正在熱烈的討論，蔣先生來電話，問我到了重慶沒有？朱先生說我就在這裏，於是蔣先生叫我立刻飛到

南京去見他。

朱先生殷殷送我出門，叮囑我說：

「你到了南京，務必要把種種利害關係，詳細的報告蔣先生。」

飛到南京，蔣先生馬上召見，他再向我說一遍：

「是我要你回到重慶去。」

我說：

「主席的命令我當然遵照，不過，我卻以為現在的重慶不關重要。」

「重慶是全國的心臟，」蔣先生強調的說：「沒有一個忠心可靠的人在那裏是不行的，將來萬一有事，我還是要到那邊去的。」

我聞言默然，蔣先生的指示，顯然意味深長，不是泛泛的只爲了命我就任重慶市長而已，當時抗日勝利不久，國人以為河山已復，金甌無缺，仍還沈浸在勝利的歡樂浪潮中，殊不知陰謀禍國的共匪，正在暗中膨漲武力，兵連禍結，要把國家與人民，導向另一場空前浩劫，推下無底的黑暗深淵。我從蔣先生的指示裏，已可凜然警覺，國事不可樂觀，蔣先生居安思危，他的真知灼見，一向是我最敬佩的，爲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着想，我心中實有不盡的隱憂。

逝者如斯又回重慶

後來我回到重慶，再去見朱紹良先生，朱先生很高興的告訴我說：

「你的意見我也轉呈上去了，現在聽說是考慮讓王陵基接任四川省主席。」

「王陵基這個人，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傲慢，」我當即說出了我的看法：「其實呢，對中央卻一直忠誠自矢，對日抗戰，他能盡起所部轉戰各省，這就相當的難能可貴了。」

當晚，朱先生邀我作竟夕之談，我們一連談了三四個鐘頭，我發現朱先生對於各種問題，都很有見解，而他對我的一些看法，亦頗表示心折。不久我再回貴陽，這時候中央明令公佈我的新職，而以谷正倫先生繼我為貴州省政府主席。

三十七年四月，我將貴州省政移交給谷先生。

快要動身赴渝履新了，我在體育場上，召集那些貧民窟裏的朋友，他們扶老携幼，全部來了。我備好大批的糖果食物，當場發放，一人一包。等他們歡天喜地的吃完，我才告訴他們，我馬上就要離開貴州，他們聽到這個消息，傷心之至，當場就有許多人放聲大哭，使我心裏也很難過。後來他們派代表來說，我啓程的那天，他們想全體到車站上來給我送行，我說好呀，你們來吧。但是他們又要求我說：

「你要關照警察局，先要排好我們站的地方，要不然的話，警察一定不會准我們進月臺的。」

「好的，」我立刻應允：「這件事情由我負責。」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三日，我離開貴陽那天，車站的送行場面相當的大，然而在冠蓋雲集中，這一羣衣着襤褸，向我依依惜別以至紛紛飲泣的窮朋友，他們的真情流露，不僅使我，更使在場親眼目親的達官顯要為之動容。中央發表我的新職，是重慶綏靖公署副主任，兼重慶市市長，重慶綏靖公署管轄的地區，是四川、西康、雲南、貴州四省，和一個重慶特別市，綏靖公署的主任是前面已經說過的朱紹良先生。（重慶綏靖公署後改為西南長官公署。）

五月六日上午，我帶着部份眷屬、衛士，組成一列車隊，駛達距離重慶市還有三十華里之遙的南溫泉。公路

兩旁，早已有成千上萬的民衆和學生，夾道歡呼，聲震山谷，情緒非常熱烈。對於這麼盛大壯觀的歡迎場面，我固然深爲感動，不過，眼見爲我一人如此興師動衆，難免也覺得不安。因此，我下車接受歡迎的時候，先就跟市政府的接待人員說：

「何必發動那麼多人來歡迎？」

「好些民衆都是自動來的嘛，」他們連忙解釋：「他們都在說：今天這個場面是非到不可的，一來是歡迎惠公凱旋還鄉，二則是慶祝惠公重主重慶市政。市長請看，隊伍裏還有好多老人家，剛才他們還在暢談市長從前爲重慶興辦的那些建設，說得津津有味呢。」

這話只怕不假，但是我嘴裏還是說：

「那些學生你們就不該讓他們來了，今天又不放假，叫他們荒廢了學業很不好。」

簡單的向歡迎民衆說了幾句話，深切的表示我內心的謝意，重新上車，再往重慶市區進發，汽車開得很慢，因爲一路上還有成羣結隊歡迎我的人，在向車隊歡呼揮手，車到海棠溪，由鐵駁船連人帶車載好，駛向對岸的儲奇門。

廿六年前未完成的公園

在駁船上，眺望重慶山城南邊，傍山附岩，各式各樣的建築層層疊疊，宛如襪閣千重，蜂巢一片，長江水在船下潺湲的流過，亘古不改。我默念孔子的感歎：「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許多前塵往事，剎時間湧上心田。

重慶和廣安古時同屬巴郡，因此重慶等於是我的故鄉，民國二年，我和熊克武響應癸丑二次革命，被袁世凱

調集川黔二軍，前後夾擊，因而失敗。由於這一仗，使我在四川茫茫四顧，無處存身，也由於這一仗，使我和駐黔滇軍將領黃毓成訂交，成爲志同道合，生死不渝的朋友，結果是我應黃毓成之邀，遠走雲南，渡過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流浪、閑居生涯。

民國十一年我再到重慶，那是我隨蔡松坡護國軍首義討袁，在川南擊敗袁世凱的勁旅，逼着袁世凱取消帝制，活活氣死，後來蔡松坡病故，川滇兩軍爭戰連年，我以一個四川人在滇軍位據要津，頗著戰功，引起滇軍中若干將領的猜忌，和川軍中同學同袍的竭力爭取。於是我脫離滇軍，孤軍入守成都，一戰而解成都之圍，使川軍地位轉危爲安。劉湘邀我到重慶，擔任過師長、衛戍司令。不久落升第二軍軍長，兼重慶市政督辦。那一次，我在重慶確實興起不少建設，可惜爲時無多，我又在四川內爭中面臨失敗，黯然離去，建設事項中，興建重慶通往江北的大橋，以及導引南、北與木洞三大溫泉入重慶市的計劃，都祇進行一半，便告中輟。

時隔二十六年，我都六十七歲了，奉蔣先生的命令，主持重慶市政，佇望大江左右，二十六年前的工程遺跡猶存，而我那麼些年前的牛刀小試，故鄉父老仍然在津津樂道，這一點使我頗感振奮，我想我這一次總該可以多爲重慶市民做點事情了吧。

然而，接篆以後，我就發現要想達成這個願望，實在是太不簡單，首先是共匪的擾亂破壞，猶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他們不時發動風潮，釀造事件，爲了維護重慶的安寧，市府人員幾乎耗盡了一切的力量。其次，重慶綏靖公署是重慶市政府的上級機關，公署設在重慶，處理政務反而要多費一層週折，於是辦起事來戛戛乎難。第三，是經費困難，沒有錢，又那有建設可辦？

重慶市會沒有錢？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四川人有一句土話：「用不完的重慶」，那是形容重慶經濟力量的雄厚，在天府之國的四川，都會被人羨稱「用不完」！原來重慶地當長江和嘉陵江的合流之處，雲南貴州的交通大

動脈，黔滇公路和川黔公路，以至於川陝公路，都以重慶為終點，西康那就不必說。因此之故，西北西南，川康雲貴，還有青海陝西的山貨，全部以重慶為集散的中心。至於下江各省運來的布匹百貨，日常用品，凡要輸往上述各省的，連舶來品洋貨在內，也是在靠重慶市為轉運的樞紐。所以，千百年來，重慶光靠這一筆驚人的關稅，就已經是「用不完了」。

養癰成患談虎色變

民國三十七年我再當重慶市長，中央和地方的稅則，早已劃分清楚，所有重慶所收的關稅，都劃歸中央稅收，重慶市無權動用，用不完的钱用不到了。重慶既沒有更可靠，數額較大的稅收作為財政基礎，應付經常開支，已屬捉襟見肘，侈言建設，那麼任何計劃都成了紙上談兵。這裏所謂的經常開支，除了市府，和市屬機構的支出外，還有二十餘所中學，一百多個小學校，形成很沈重的一筆負擔。

實在沒有辦法，我就想起了其他地方都是徵收房捐的，唯獨重慶，房捐豁免。因而我就和市政府同仁研究，如果重慶也能征收房捐，拿這一大筆收入去從事市政建設，那不是也很好嗎？誰知道我的計劃剛一出口，他們便很緊張的說：

「過去抗戰時期，中央政府在這裏都沒有收過房捐，你楊市長一來反到要收房捐了，那豈不是會搞得怨聲載道了嗎？」

我一想，這話確實也不錯，從此以後，對於興辦建設的事情，不由冷了半截。我只能決定大計劃擱下來，可能辦得到的，硬起頭皮盡力完成。

綜計我這次擔任重慶市長，從三十七年五月接篆，到三十八年十一月卅一日重慶淪入匪手為止，為期整整一

年半。而在這一年零六個月的期間裏，我爲重慶市完成的建設事項，通共祇有兩件。

抗戰時期到過重慶的人，都曉得重慶有個跳傘塔，巍巍百丈，高聳雲天，座落在兩路口通往復興關的馬路旁邊。這座塔是當時爲了促進航空建設，提高民衆投效空軍志趣而設的，所佔的地方很大，經常都有人買一張票，在塔裏爬上跳下，一試身手。勝利之後不知道怎麼一來，跳傘塔沒有人管了，於是前前後後將近有兩萬多人，搬進那座廣場，蓋了很整齊的房子，儼然成爲了一個街市，開店舖和住家的，所在多有。

但是這塊地皮是市政府的公產，所佔的位置特別好，因此我爲了維護一百二十萬重慶市民的權益，下決心將它收回。當時還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把霸佔公地，擅建房屋的這兩萬多人遷走，有了地皮，建設費用容易籌措，我化費了很少數的錢，在那裏建造了重慶的第一所體育場，其中籃球場、網球場都造得合乎國際標準，至此，但凡我服務過的地方，到處皆有體育場的設置這一句豪語，總算是全部做到了。

重慶人口多達一百二十萬，從來就只有一座南區公園，那個公園位置在一道陡坡上，面臨着林森路下的長江，公園裏少花木，缺設備，可用的只是一無掩蔽的幾個亭子，若干石凳石椅。說句笑話，重慶人要在南區公園裏談情說愛，下面林森路上往來的人，正好仰起臉來看戲。

我決心爲重慶市民造一座像樣的大公園，可以在工作閒暇有個散步休息，吸點清新空氣的地方。這座大公園後來被我排除萬難的造好了，它利用過去張家花園的舊址，沿着嘉陵江畔傍山近水的建成，兼有自然環境和人工設置之美。

我接任不久，聽取各單位主管報告，方始發現當時重慶的秩序很不安寧，原因就是共諜份子的潛伏，由於過去養癰成患，他們趁機擴充，已經在若干據點生了根。他們利用滲透、煽動、收買、欺騙，形形色色的陰謀詭計，運用無知的民衆和易於衝動的學生，不斷的發動各項風潮，使得地方治安當局疲於奔命，善良百姓談虎色變，

因而遂行了他們破壞後方，支援前線匪軍叛亂的鬪爭策略。

暴民搶米軒然大波

重慶治安主管報告我，遠在民國三十六年底，我還在貴州省主席任上，成都就發生了嚴重的搶米風潮，軍警雙方竭力遏壓，依然不能平息。當時有人想了一條妙計，命人暗中在亂民裏面散放謠言，說是：「中央看四川鬧得太凶，馬上就要派楊森來當省主席了。」這一計居然奏效，成都米潮就此自動的煙消雲散。更妙的是放這個謠言想不到還發生了副作用，那就是我從前在成都建的那座公園，其中有一口蓮花池，景色相當的優美，後來有有些人看中了那個地點，就在蓮花池四週造起了房子，悠哉游哉的住着，地方當局說什麼也趕他們不走。楊森要回來的謠言傳到他們耳中，這些霸佔公地的風雅市民思想駭怕，就怕我回成都找他們算賬，不聲不響的，竟把所造的房子拆掉，搬出了公園。

那些治安主管很興奮的對我說：

「就憑楊市長在四川人心目中的威望，重慶的共匪份子一定會銷聲匿迹。」

他們的推測只估對了一部份，當我接任一個月另十天之間，重慶平安無事，風平浪靜，人人都在額手稱慶，說是果然楊憲公的威望把共匪都吓跑了，今後重慶必可確保安謐。我的心中卻大大不以為然，我跟共匪鬪爭二十多年了，連他們的首腦人物如朱德、劉伯承、賀龍、懽代英、蕭楚女等都曾當過我的部下，我豈有不知他們策略手段的道理？我到重慶，他們暫且安份一個時期，那並不是他們怕我楊森，而是他們在暗中積極籌劃，同時也是在鬆懈我們的戒備。老實不客氣說：我楊森的威望越高，他們就越要在那頭一次的風潮中，把我打擊得更重，更狠！

山雨欲來風滿樓，可爲我當時心情的寫照，爲了不引起他們的任意，我也同樣的是表面輕鬆，暗中加強部署。我開頭一考察就對重慶的警察大爲不滿，他們簡直就跟世襲終身職一樣，人人抱緊個鐵飯碗，生活腐化，毫無鬪志，內部的組織更是鬆弛散漫，一盤散沙。我很驚異，也很感歎，靠這些人怎麼維持了大重慶的治安？

不動聲色的，我先調來一批我親自訓練的，善於彈壓鎮暴，對我絕對效忠的貴州保安團，我叫他們秘密的分批來重慶。

六月十六日下午，警鐘一響，旋風來到，共匪地下份子悍然發動暴亂，向我公開挑戰。起先是中一支路嘉浩電機米廠發生「飢民」搶米案件，事起之初，警察毫無警覺，還在當作普通的單獨偶發事件處理，根本就不往上級報。不久之後，搶米風潮由點而線而面，迅速蔓延，轉眼間兩路口、上清寺、四維村、南區馬路、菜園壩一帶暴民潮湧，喧聲震天，重慶全城家家掩門閉戶，繁華市區一片紊亂，如鼎如沸。警察局這一下吓慌了，眼看大事不好，只得急急向我報告。

我心中早有準備，接聽報告的時候，第一個反應就是：「好哇，你們果然來了。」但覺眼前一亮，精神一振，蓬勃的鬪志頓時遍佈全身，我不等他們報告完，立即下令，「警察全體出動，不論發生任何事端，一律嚴格制止！」然後又叮囑一句：「不要慌張，我馬上趕到現場。」

帶一支手槍，帶幾名衛士，我匆匆邁出辦公大樓，市府同仁一看我要親自出動，慌了，急了，有人懇切的勸我：「市長，外面危險……」，我搖搖頭，衝過他們，大踏步往外走。

乘汽車急駛鬧事的地方，我下了車，在亂哄哄的人潮中排開了一條通路，直奔中心，我一眼看見，負責鎮暴的警察，居然連槍都沒有帶。我不禁赫然震怒，搶上前去喝問：

「你們爲什麼不帶槍？你們的槍放到那裏去了？」

有名警察囁囁嚅嚅的回答：

「從前奉到過命令的嘛，遇到出事情都不可以帶槍，上面的意思就怕傷了人。」

我餘怒未熄，頓足再問：

「公家發槍給你們，是做什麼用的？你們遇到出事反而把槍放在家裏，這是什麼意思？」

於是又有一名警察愁眉苦臉的說：

「上面的意思大概是這樣的，帶了槍又不能拿出來打別個，萬一被人家搶去了，那又怎麼辦？」

我生氣極了，當場厲聲喝令：

「回去拿槍，見到不聽勸告的壞人就打！」

他們還在畏畏縮縮，問我：

「把人打死了怎麼辦？」

「有我負責！」我大聲一吼。

緊急鎮暴血洒街頭

轟然一聲，暴民四散奔逃，這一個鬧事的地區，總算解了圍，警察們果真聽從我的命令，跑回家去拿槍。趁這個空檔，我折返辦公大樓，用電話令知各警局，各治安單位，我簡單明瞭的說：

「凡是搶米，糾眾準備搶米，或是煽動暴亂者，一律就地格殺！」

同時，我派貴州保安團一名驍悍的排長，率領一班勇士，持槍上刺刀，負責制止搶米。萬一暴民不退，我要他們伏屍五尺，流血百步也在所不惜。

這一排長，和這一班人，於薦創下重慶流血鎮暴的先聲。

臨出發的時候我再吩咐他們：

「你們只管去制止，萬一有人膽敢搶槍，你們就用刺刀戳，出了事，有我負責！」

排長奉命出發，一班人分成兩列縱隊，沿着街道兩邊向前挺進，一路上暴民看到槍上掛刀的軍隊來了，神情有點怯懦，兵隊一近身邊，立刻自動讓開。

十萬以上的暴民騷亂之中，我就帶這麼一班人，昂首挺胸，勇往直前，我已六十七歲，曾經統率雄兵，身經無數陣仗，如今我竟像一個血氣方剛的年青人，不顧危機四伏，毅然深入險境，我爲什麼要這樣做？我決不是自暴自棄，因爲我確知我所面對的是人類中最險惡的敵人——共匪。而我，在望七之年出任艱巨，我肩膀上有蔣先生親手付託給我的重擔。赴湯蹈火，義不容辭。何況，重慶等於是我的桑梓，一百餘萬市民是我的父老兄弟，諸姑姊妹，我要爲他們盡一切的力量。我不能眼睜睜的看着他們陷入共匪的陷阱，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十八個人在暴民羣中如入無人之境，慷慨激昂，走到當時的暴亂中心——上清寺，方才在米廠前面站停了腳步，搶米的暴民中有人聲嘶力竭的狂吼：

「楊森用武力來對付我們啦，快上前去搶槍呀！」

「搶槍呀！」

「搶槍呀！」

很快的有很多人在響應，人潮越擠，聲浪更大，這時候我更清晰的聽見又有人在煽動暴衆：

「怕什麼，他們人少！我們人多！」

「上前去，通括才十幾個人，吃都吃得他們下！」

「搶槍呀！」

「搶啊！」

後面的人儘往前衝，前排的人往上一湧，我睜眼望着，那黑壓壓的人潮簡直就快將我們淹沒了。這時，我的手指攥住了手槍的槍柄。

貴州保安團的排長下聲令，一班人齊齊的排開，槍刺挺前，目不轉睛，上萬暴民朝前猛衝，一班人用標準劈刺姿勢，邁前一步，高聲殺喊！無懼的勇者，堂正之氣竟使暴衆爲之辟易。哎喲，不好，快走之聲，此起彼落，萬萬千千的人，不約而同的抽身後退。

這一退，陣腳大亂，暴戾之氣頓時猛挫，原先躲在後面的匪諜這下急了，拼命向前擠過來，想要制止暴民退卻，他們衝得急，暴民退得更急，用不了好久，匪諜們都衝到前排來了。他們回頭大喊：

「快上來呀，我們去搶他們的槍！」

然後，就由他們自己無可奈何的打頭陣，猛衝鋒，看看又要逼近我們的面前，排長不慌不忙，率領一班弟兄，朝天開了一陣空槍。

槍聲一響，匪諜怔了一怔，停止腳步，但是接着又有人利用機會狂呼大叫：

「你們看，他們在朝天開槍，他們不敢打我們！」

這一次搗動立刻生效，又是一度紊亂已極的暴徒衝鋒，雙方已到短兵相接的地步。我這一班人不能再遲疑了，奮勇向前，挺槍猛刺，洩圍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刺刀一戮，紅光四濺，一下子，刺傷了三四個人，仆倒在地，地上濺着鮮血。

一見到血，連暴民帶匪諜，就怕自己逃走得不快，回頭開溜，一轉瞬間跑得人影不見。

貴州保安團趕緊執行鎮暴的最後一項任務，飛奔上前，抓到了幾個在場嘈鬧得最凶的暴民。

我掏出手帕揩去臉上的汗水，望望空蕩蕩的街面，望望躺在街心呻吟呼痛的受傷者，再望望面容嚴肅，神情堅毅的那十幾位貴州保安團的士兵，我恍如置身夢中，但是我自己曉得，我已出生入死，初步的掌握了主動的情勢，隱隱約約，我和匪謀鬭爭的第一回合，勝利已經顯露出曙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個步履蹣跚的老太婆，乾癟着嘴巴，雪白了頭髮，臂彎裏挽個籃子，由於她逃得太慢，也被我們逮着了，我望望她，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我特意走過去問：

「老太婆，妳這麼大的年紀，爲什麼還在街上亂跑？」

她雲雲流眼淚的紅眼睛，坦然的回答：

「我是來搶米的嘛！」

共匪連這種風燭殘年的老太婆也要利用，我真覺得痛心，於是我再問她：

「妳爲什麼要搶米？」

「別個說了的嘛，今天可以出來搶米，」她振振有詞的說：「搶到米就往屋裏搬，不要給錢。你說，不要錢的米，爲什麼不搶？」

我唯有搖頭嘆息，這位老太婆的答話，正足以說明搶米風潮是怎樣發生的，那千千萬萬的「暴民」，不都是跟老太婆一樣的受匪謀的惡意欺騙嗎？

老太婆被我當場釋放。

鬧了一下午和一晚上，共謀的陰謀終於被我強而有力的擊成粉碎，搶米風潮不但無法擴大，最後在午夜時分，居然全部平息，各處抓到的暴亂份子，一共有兩百多人，我說我要親自鞫訊。

人人都在喊冤枉，誰也不肯承認搶米，我問：你們甘冒中彈挨刀的生命危險，在那麼混亂的場面裏停留究竟是爲什麼？他們有人說是過路的，有人說是出來看熱鬧，連夜審訊的結果，有十幾個匪謀無法遁形，被我當場判決死刑，並且按照戒嚴令立即執行，共匪企圖將大重慶變成血海地獄，我要他們先付出血的代價。

風潮迅速平息，輿論一致讚揚，重慶市民歡天喜地，笑逐顏開，天空中和人們心裏的陰霾一掃而空，大家都認爲匪謀受了這麼重大的挫折，他們斷然不敢捲土重來，自此重慶不會再有騷亂，秩序已經恢復，大家又可以安居樂業，重渡太平歲月。

我知道，這實在是過於樂觀了一點，因爲大多數的人都認不清共匪的本質，他們但凡存有一分力量，他們就決不會善甘罷休。

肩負重慶治安大責的警察局長施覺民，在搶米風潮救平以後，公開的向我抗議：

「市長處理搶米風潮，就像是在打仗，連殺人不照手續來，這樣做法我負不起責任。」

我不需要他負責，同時，我認爲跟共匪鬪爭，那是要比打仗更爲艱難危險的，即令說我在和暴民作戰，當時，我們是以十幾個人面對瘋狂鬻亂的萬千暴衆，只要他們的勇氣勝過了我們，一次衝鋒就可以把我們踏爲齏粉。我的職務不僅是重慶市市長，我還兼任西南綏靖公署副主任，我的答覆是請施覺民走路，這一着也許使他大出意外，但我不賣任何人的賬，我從南京邀來一位好幫手，他是陳善周，時任南京市警察局分局長，當過蔣先生的侍衛。

陳善周按照我的意思，澈底整頓重慶警察，他們漸漸的能够臨陣用命，市面的秩序這才一步步的邁上常軌。

有許多小事情，看來渺不足道，但是在那種動亂時期，誠所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牽一髮而動全身，爲了確保安謐，必須防微杜漸。因此只要我能力所及，一些治安案件，我總儘可能親自處理。

歌樂山上的黑衣人

重慶的城牆，沿長江和嘉陵江兩岸建築，以朝天門爲起點，兩路迤邐到通遠門和南區馬路附近，因此它實際上是殘缺不整，留下了西邊一個大缺口的，我深夜出巡，看到所有的城門一律緊閉，我很詫異，把管理城門的人叫來問，我問他是否經常一到夜晚就要關城門，他說這是行之已久的慣例了，我再問他，你們夜裏把城門關起，究竟能够發揮什麼作用？

「怎麼沒用呢？」他理直氣壯的反詰：「不關城門，夜裏的秩序如何維持？」

我覺得又好氣，又好笑，時代已經推進到二十世紀中葉，重慶都已經接受過現代戰爭的洗禮，山城怎麼還會有這樣落伍頑固的「城防人員」？我只得從觀念上去開導這一批人，我下令從此夜晚不關城門，並且把這一班管城門的人員喊來，向他們說明：

「古時候打戰沒有火器，更沒有飛機、坦克車和兵艦，所以要造起城牆來防禦敵人或盜賊，而且城裏有衙門，做官的怕盜賊夜裏進城，因此才有夜晚關閉城門加以防範的辦法，現在打起戰來都是立體戰事了，這區區城牆能够擋得住什麼？再說，城牆外面還有那麼多店家住戶，你們把城門一關，是不是他們的安全就無須保障了呢？」

二十軍是我的嫡系部隊，它的番號，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光榮，我就任重慶綏靖公署副主任兼重慶市長，這支部隊卻由於戡亂的需要，早已由楊幹才軍曹率領着，轉戰大江南北。因此我到重慶，除了陸續由貴州調來的一批

保安團外，我可以說是毫無兵力，幾乎等於是赤手空拳的面對着潛伏在重慶各處的共匪，以及一些可能圖謀不軌的陰謀份子。由於我承擔重慶軍政大計，在當時那種複雜紛亂的環境裏，對於重慶的安危，和對於我自己來說，這是非常危險的。

當時我有一個心腹之憂，那便是歌樂山上駐紮了一支軍隊，他們兵精械足，機槍連就有十幾個之多，可說是重慶附近最大的一支武力。這支武力的番號是內政部第二警察總隊第十六旅。旅長彭斌，本來是熊克武的學生劉湘部下的一名團長，民國三十七年，彭斌的上司叛變，有關方面幾經研商，想辦法召撫了彭斌，把他們編在警察總隊，所以他們穿的警察的黑制服，在重慶，因為他們行動詭秘，態度灰色，令人摸不清他們的動向，許多人私下喊他們爲「黑衣人」。

黑衣人駐紮在歌樂山上，歌樂山是重慶境內最高的一座山峯，由嘉陵江畔的磁器口攀援而登，路程十里，它以高屋建瓴之勢，控制着整個山城，地勢極爲險要。尤其重慶向北的交通幹線，成渝公路也是通過歌樂山而抵金剛坡，盤旋下抵青木關，再伸展向北的，因此更增加了它對重慶地位的衝要。倘若歌樂山上的彭斌又生異心，只要把他的部隊開下歌樂山，不但重慶市將毫無抵抗的被他佔據，市內高級人員，可能連緊急撤退都將措手不及。彭斌對於重慶和我的威脅這麼大，偏偏我手中無兵無勇，這是我且夕爲之不安的一大苦惱。並且重慶市內還有最大的心腹之患，在共匪煽動之下的智識青年，大中學生。

女生進攻男生宿舍

共匪是最善於利用青年，誘惑青年，他們對於青年的利用，有目標，有組織，有計劃，有方法，爲求達到目的，卑劣的手段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因此，千千萬萬的青年接受了他們的麻醉、欺騙、威脅與利誘，盲目的成爲

他們的工具，終於落入不可自拔的陷阱。

從民國三十五年，以迄大陸淪陷的一段時期，在共匪的導演之下，大陸的許多城市，成爲了光怪陸離，無奇不有的騷亂地區，而一切騷亂之中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便是純潔的青年受了共匪的利用，不斷的製造事端，激起風潮，他們書也不讀了，家都不要了，父母覺長老師親友的苦勸根本置之不理，整天在鬧什麼反饑餓、反內戰、反……的學潮，把各大都市的秩序破壞無遺，他們不知不覺的在爲共匪做第五縱隊，內戰先鋒。

共匪到底有什麼蟲藥、麻醉劑，使全國各地的青年失去理性，如醉如癡？以我在重慶直接和他們從事學潮鬥爭的經驗，我發現共匪所利用的是青年們的好奇心，——甚至於是對於性行爲方面的好奇心。青年人加上惡毒的煽動，就造成了他們的瘋狂，最後是可悲的毀滅。

暫且舉幾個例子——

重慶男學校的學生，也不曉得由於誰的主動，集體跑到女子師範去訪問，女師的女生只好加以招待，男生流連到夜晚都不走，女生就讓出了宿舍的一半，讓「客人」住宿一夜。

第二天，男生整隊走了，女生回到宿舍整理，在被窩、枕頭、被單上找到了很多遺迹，其中居然有肉麻粗俗之至的「情書」，密密麻麻寫在寢具上，諸如什麼：「我今夜睡妳的床，希望不久就能……」，「妳的床是多麼的香，我睡在這裏，就彷彿和妳……」等等之類，大都惡劣得很，但是他們居然敢留下姓名和通訊地址，要求女學生和他們通信連絡。

照說，智識水準很高，而且多半家庭教育良好的女孩子，看到這些跡近侮辱的留痕，一定會羞憤交加，而且痛切悔恨的吧，就說不告訴老師，請求設法追究，最低限度，也得把那些孩子認爲卑鄙，從此不屑一顧了，然而這時候女生中間的共匪份子，就巧妙的利用她們衝動而複雜的心理，大聲疾呼，唆使煽動，說是這些男孩子如此

狂妄大膽，我們絕對不能輕易放過他們，我們要以牙還牙，就照他們的方式，如法泡製，現在，我們去向他們的宿舍「進攻」！

有人慷慨陳詞，有人隨聲附和，這是共匪煽動羣衆時的預先佈置，大多數的女孩子不知道，就這麼迷迷糊糊的，被她們撥促了去做荒唐的事，她們真的成羣結隊去「進攻」男校宿舍，開到男校去過夜。

我聽到調查人員這樣的報告，當時還不敢相信，找到附近鄰居的男學生，向他們再三詰問，竟然承認了確實有這種事情，女師學生的盲目自投羅網，只不過是其中之一例。他說：好些學校都換訪問的把戲。

不知道有多少無辜的孩子要抱恨終生，不知道有多少爲人父母者會痛心疾首，犧牲了這麼多純潔的青年，共匪的目的何在呢？只不過要驅使這些青年給他們當發動學潮時的工具而已。

營火會裡藏污納垢

女生進攻男生宿舍，實在太不像話，於是我很沈痛的問那些男女學生：「你們爲什麼要搞這種男女訪問？」「好要嘛，」他們的回答多半就是這麼天真：「男女訪問的時候可以不上課，大家一道去耍，就是這種訪問產生了好多愛情故事啊。」

更進一步，共匪利用這些已經被他們掌握的學生，秘密到四郊的深山裏去開「營火會」，這種「營火會」就不單是「好耍」而已了，它是有很濃厚的政治色彩的。我接獲報告，說是重慶四週的山林深處，經常都有或大或小的「營火會」舉行，那裏面的烏煙瘴氣，說出來簡直駭人聽聞，「營火會」都是由共匪召集的，他們公開討論怎樣鼓動學潮，顛覆政府的計劃。

我派人化裝學生，打進他們的圈子，然後去參加「營火會」，他們回來向我報告的時候，個個咬牙切齒，氣

憤填膺，他們說：「營火會」有餘興節目——共匪預爲安排的污七八糟的節目，扭秧歌呀，跳舞呀，侮辱黨政高級人員的俗劣活動呀，還有最吸引「人」的——男女間的事情。總而言之，共匪是在使參加「營火會」的人熱烈瘋狂，爲所欲爲，等到討論鬧事鬧風潮，被迷昏了頭的學生、青年，唯有被他們牽着鼻子跑。對於共匪引誘青年、利用青年、掌握青年的方式，我逐漸的有了瞭解和認識，爲萬萬千青年的前途着想，爲國家民族的命脈作着想，我不能再緘默了，我開始還手，開始反擊。

我通令各級學校，加強訓導工作，嚴格管理學生，我叫學生們收心養性，回到課堂裏去用功讀書，誰敢再搞什麼自甘墮落，妨礙風俗的男女訪問，我就給他最嚴厲的制裁。這一股驚世駭俗的歪風，總算給我遏止住了。

第二步，我不公開譴責「營火會」，免得被共匪利用來做反宣傳，但是我卻採取實際行動來對付他們，我派些兵，都作學生打扮，身上藏着炸藥，他們逢會必到，一到就轟，轟什麼？轟些傷不了人的炸藥，扭秧歌、跳舞、活報劇、男貪女愛固然是好節目，然而我所安排的節目連共匪也吃不消，火花一閃，天崩地裂，嚇得那些小孩子東奔西跑，雞飛貓跳，就這麼轟了三五次，共匪再也不搞了什麼「營火會」了。

共匪善於利用青年，我也要重用青年，共匪用詐，我以誠，共匪以邪惡聽，我向青年朋友們曉以大義。大批志行堅貞，認識清楚的青年開始投奔反共的大纛之下，我把他們組織起來，加以訓練，發表名義，甚至於發給他們保國衛民的槍支，他們興奮莫名，楊森信任他們，這是何等重大的鼓勵，他們很迅速的成爲一支對抗共匪的勁旅。

發給忠貞青年的槍支，是軍統局負責人毛人鳳先生自動送給我的，毛先生在重慶和我並肩作戰，他曾給予我很大的助力，我們協力共挽狂瀾之既倒。有一天，他問我：楊先生需不需要手槍。我說當然要。於是他立刻撥給我兩千支，我將其中的一部份，分發到那些忠黨愛國的青年人手上。

我以為他們已經有了充分的訓練，高昂的勵志和武器的配備，他們應該發揮力量，盡到青年人對於國家民族的神聖責任。擇定了一天，我集合他們作一次實地演習，讓忠貞學生代替全市警察，負責治安，維持秩序，那一次，他們使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我對他們的忠誠盡責，十分感動。

對於民衆組訓，我已有二十多年的經驗，此刻我在重慶，強敵環伺，手無寸鐵，這一項工作更加迫切需要。我指派重慶各區區長爲團練大隊長，保長當連長，甲長充排長，我發起全民皆兵，確保桑梓的運動，民衆自動投效，充當團練，短暫期間之內，重慶團練已達一萬餘人。我逐漸以團練代替警察，維持治安。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全國同胞接受歷史上最慘痛的教訓，總統蔣公宣告引退，由李宗仁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

二月，張岳軍（羣）先生回到重慶就任西南軍政長官，承岳軍先生的愛護支持，我仍然是長官公署副長官，兼重慶市長。但是因爲總統蔣公引退，頓使中樞失了重心，大局逆轉。我們在重慶的處境因之日益困難，我懷於蔣先生命我接任重慶市長期望之殷，決心排除萬難，專心致力於重慶的治安和建設工作。

早些時就得到了可靠的情報，四月二十日，重慶全市的學生將要舉行示威遊行，響應四月一日南京反饑餓遊行時所發生的慘案，四月中旬，重慶附近合川、江津、長壽各縣的中學生，紛紛的往重慶集中，共匪的計劃，是要聚集二十萬名青年學生，以沙坪壩的重慶大學爲集合地點，準備浩浩蕩蕩的向重慶市區「進軍」。

我偵悉了共匪的全盤計劃，立刻謁見張岳軍先生，報告共匪鼓動學潮，煽動學生的陰謀，和我們的對策。張先生聽了以後指示我，要我設法制止。

奉到張先生這個命令，我精神一振，告辭離去，回到辦公處，我立刻調集我親自訓練的團練，警察和貴州保安團的弟兄，全體出動，相機制止遊行。

數以萬計的學生在重慶大學集合，浩浩蕩蕩，先聲奪人，他們開完了會就要出來大遊行，我派去的一萬多名團練緊緊把守在大門口，不許學生越雷池一步，六七千警察和一個保安團，團團的將大學緊密包圍，這真是一個驚心動魄的大場面，當時在重慶住過的人，應該記憶猶新。

學生受了共匪的煽動，羣情激昂，漸漸失卻理智，他們向治安人員挑釁，叫罵，咆哮，喊口號，侮辱政府和高級官員，治安人員嚴格遵守我的命令，竭力容忍，不跟他們計較，——看起來彷彿那些學生已經無計可施了，再鬧下去又有什麼結果呢？可是，這時候共匪着了急，他們設計安排已久，轟轟烈烈的行動怎肯輕易放棄，於是他們挑唆一些不知輕重的學生，分批跑出來，用意是要試探治安人員的決心，究竟可能對他們採取何種行動？

這一下他們吃了虧，我關照治安人員不許開槍，避免傷害那些無辜的學生，但是他們自己想出來了好辦法，若干桶臭氣撲鼻的大糞，早已暗中準備好；學生往外衝，大糞便一杓杓的潑過去，學生們受到這個意外的襲擊，人人沾了一身臭，狼狽萬分的回頭就跑，遠遠在看熱鬧的老百姓高興極了，紛紛拍手歡笑，由這些表現，可以知道民衆對於被共匪利用的青年，內心中是何等的憎惡與厭嫌。

共匪在隊伍後面大聲叫：臭大便嚇不倒人，我們一齊往前衝，看他們潑得多少大便來！就這樣，鼓動得學生們都發了瘋，黑壓壓的人潮直往外面衝鋒，那像是萬馬奔騰，怒潮澎湃，早先準備的糞便真的不够用了。治安人員迫不得已，拉出他們的第二項武器，另一端接在水喉上的水龍頭，猛然加以掃射，水勁如矢，密集噴濺，學生受不了，扭頭再往後頭。治安人員的防線，一步也不會移動。

三番五次衝不出大門口，學生在裏面點起了火，揚言再不讓他們出動，他們就要把重慶大學燒了。我不理，我給他們的答覆是「要燒就燒！」

雙方相持，前後共達兩天兩夜，我們是軍人，兩天兩夜不睡覺，算不了一回事，學生羣中多的是公子哥兒、

千金小姐，他們吃不消，尤其是那些從外地來參加鬧事的學生，他們還在就心家裏的牽掛。後來他們實在吃不消了，派代表來向我投降，說是他們願意回家了，我的答覆是：回家可以，但是必須遵照我規定的路線，分批的走，途中不得糾衆生事，否則的話，我要給他們嚴厲的處罰。

學生商量了一下，表示接受。十多萬垂頭喪氣，疲憊不堪的學生，經過四十八小時的痛切教訓，在保安人員的保護之下，以及沿途夾道而觀的老百姓譏嘲諷刺聲中，默默的四散回家。

在學生罷課遊行過後不久，我又查獲歌樂山上黑衣人部隊裏大有問題，彭斌藏匿了兩個重要的共匪份子，企圖何在，不得而知，我認爲這個問題很嚴重，當即通知有關方面特別注意，並採取行動，叫彭斌把共匪交出來。不幾天想不到彭斌自己來看我了，他當面送我一一個大紅包，裏面有一萬多塊錢，他跟我痛哭流涕，竭力辯白，他說他的部隊裏絕不會有共產黨，至於我所聽聞的種種，一定是共產黨在挑撥是非，他請我儘管放心，不要懷疑他的忠誠。這個場面使我相當的窘，我只好支吾以應，紅包呢，請他務必收回。

彭斌一走，我的一位太太便埋怨我，她說我不該不收他的錢，一則一萬多是筆大數目，二來呢，我越是不收彭斌的餽贈，他越發疑心我對他頗具戒心。

我勃然不悅，罵她：妳們這種婦道人家，那裏曉得這中間的厲害，像這種錢，也是可以收得的嗎？

四月二十八日，就國家，以及就我個人而言，都是一個非常沈痛的紀念日，爲舉世所矚目的蕪湖保衛戰宣告結束，我的侄孫楊幹才，這個我一手培養提携，終於成爲一代名將的二十軍軍長，力戰不屈，英勇殉國，噩耗傳出，全國人士爲之扼腕，楊幹才的壯烈成仁和二十軍的慘重犧牲是他們爲國家民族盡了軍人的天職，可悲的是蕪湖一失，長江門戶已經大開，匪軍從此長驅直入，國共之戰的大勢全部逆轉，大陸淪匪，成爲不可避免的事了。

民心傷沮，士氣斷喪，蔣先生命我接任重慶市長的時候，他的叮嚀刻在我心中繚繞，顧視當前大局，我感到

自己肩上責任的重大。二十軍屹立如山，這是一支散不掉，消滅不了的部隊，蕪湖失守，在那麼危難艱困的情況之中，凡是保全性命，或是受傷治癒的官兵，知道我還在重慶坐鎮，千山萬水的奔向重慶來，這些歸部的來歸，使我深深的感動，同時也給我鼓舞精神、堅定信心。我開始在重慶再建二十軍，二十軍迅速建立，又是一支能征慣戰，忠誠不二的好隊伍。我派景嘉謨代理二十軍軍長。

總裁蒞臨民心振奮

八月二十四日，總裁蔣先生從臺灣直飛重慶，希望能在戰事全面運轉中扭轉大局，穩定西南，從容與匪決戰。以當時的情況而論，這一個決策很有轉危而安，然後併力以赴，一舉粉碎共匪叛亂的可能。

總裁座機翩然降臨，重慶百萬軍民興奮若狂，大家相信總裁這次到重慶，西南的局面也許可以因而穩定下來。總裁蔣先生步下機梯，帶着他慣有的雍容凝重的風度，他向在場歡迎的西南高級官員一一密暄，說是我們這些時都很辛苦了，當時我心中覺得萬分感奮。

總裁在重慶作了一番部屬，西南的局面豁然開朗，當時，保衛大西南確實已有萬全的準備，胡宗南擁有百萬大軍，據守陝南，宋希濂的雄師駐屯川鄂邊界，而以孫震守川東，遙為呼應，谷正倫在貴陽，四川本身，羅廣文新練的勁旅兵精械優，正是新銳之師，王陵基掌握了全省的保安團隊，甚至於連鄧錫侯也還有相當兵力，四川的後方，劉文輝賀國光在西康的實力自也不可輕侮。

以如此堅強的實力，不要說共匪不願進犯四川，倘若能有一段穩定時期，重振全國的士氣民心，即使說要反攻中原，規復失土，也必然可以穩握勝算。

那時候重慶市民反共的鬪志高昂之極，就因為看到蔣先生又到重慶領導他們了，許多民衆團體，都在積極籌備一次十萬民衆反共大遊行，藉以表現他們擁護蔣先生，誓死反共的決心。這本來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連蔣先生在事前也已有風聞，但是消息同時也傳到潛伏匪諜的耳中，他們恐慌極了，只要這次遊行順利舉行，他們過去一切的教唆煽動，陰謀詭計，都將在民衆的正義表現之前粉碎無遺，尤其是這次遊行更將顯示，老百姓對共匪是如何的深惡痛絕，厭嫌唾棄。

於是他們想盡方法，施展全力，務必要設法阻撓這次遊行的成功。

於是他們施出最卑劣的手段，遊行預定在九月三日舉行，共匪在九月二日縱火，造成了重慶有史以來從所未有的大火災。

重慶大火其中內幕

九月二日，下午四時半，當時我正在重慶附近的一座山上，視察一所學校，彷彿聽到在我身後的人，正在發出嗡嗡的議論之聲，我回頭一看，視線掠過重慶市區，我發現有好幾股濃煙，起自朝天門那一帶的鬧區。

「失火了！」

「火很大呢！」

「哎呀，好些地方一齊燒起來啦！」

嗡嗡的議論一變而為驚呼駭喊，我站停腳步，向重慶眺望，由於天清氣朗；而且是居高臨下，一切都能看得清楚，我一眼望去，早已看到朝天門一帶，足有七八處火頭，同時冒起濃煙。

這種現象是很不尋常的，鷄鳴狗盜，無惡不作的共匪份子，爲了在重慶擾亂秩序，製造事端，幾乎每天都有

縱火案件發生。但是那些都是小火警，徒然傷幾個人，燒幾間屋，造成一陣驚慌騷亂，如斯而已。因此現在七八個火頭同時在鬧市裏捲起，這就意味着事態已經相當的嚴重。

我立刻打斷視察學校的預定節目，匆匆下山，十萬火急的趕回重慶。

大火已成燎原之勢，一發便不可遏止。居心陰惡毒辣的共匪，他們選擇的縱火地點，是長江與嘉陵江合流之處的「重慶尖端」朝天門，這一帶人煙密集，各式各樣的房屋望衡對宇，路窄的地方，對街的屋簷簡直就要連接起來了，最糟糕的是，焚燒最烈的恰是重慶的死角，消防用水無法接應，我急急趕回市政府，用電話指揮全市軍警消防人員，一律趕到火場盡力搶救，當地的老百姓也很勇敢：自動到江邊擔水，奮力撲火，然而萬惡的共匪根本不恤民命，他們只要達到目的，可以做出任何匪夷所思的事情，治安人員當場逮到了七八名匪諜，他們冒充救火的老百姓，將汽油煤油裝在水桶裏，在幹他們火上加油的勾當。

這一次九月二日重慶大火，為患之烈與為災之鉅，要比日本侵華，我國抗戰期中的五三、五四大轟炸，更加殘酷，一場大火，燒去了大重慶的五分之一，焚屋一萬餘幢，災民十餘萬人，死傷人數，將近一萬。這一筆賬不管記在那一國的歷史上，都是令人怵目驚心，傷心慘然的一頁。

當晚，蔣先生通知我，九三大遊行務必勸止他們進行，我記得我當時連一個字也答不上來。

為了鞏固反共力量，不使共匪的陰謀得逞，在我大後方心腹之地暢所欲言，我必須訓練忠貞青年，作為反共的中流砥柱，於是我秘密召收了一批學生，開設訓練班，傳授給他們跟共匪作戰的要訣。另一方面，我更刻苦經營，編組團練，推動民衆組訓工作。

然而就在我正想有所作為的時候，蔣先生格于形勢，離開重慶，又回臺灣。蔣先生走了不久，十月十四日，顛覆無能，斷送了半壁山河的李代總統李宗仁，帶着他的那位政工隊員夫人郭德潔，悠悠悠哉的也到重慶來了。

李宗仁一到重慶，就積極的展開他的政治活動，依我來看，他實在是那種「既不能令，亦不受命」的尷尬人物。偏偏他一心要想「力爭上游」，李宗仁在重慶住的是總統以前住過的曾家岩官邸，他叫他的參謀長李漢魂請我吃飯，席間堂而皇之的跟我談公事。

李漢魂說，代總統的意思，先要撤換重慶市警察局長，亦即由我請來的陳善周。

李漢魂坦然的告訴我：

「李代總統說這個警察局長不公正，李代總統說簡直不行，一定要換掉他。」

我當時就正色答道：「陳善周是我請來的。他忠誠純正，公正廉能，很得民衆的信仰和愛戴，不能無緣無故的撤換他。」

李宗仁找我的麻煩

自從我拒絕李宗仁撤換重慶市警察局長的暗示以後，李宗仁就開始找我的麻煩，他聽說我在組訓民衆，辦青年訓練班，他搞不清楚我要幹些什麼，心中惴惴，於是派人去問西南長官公署，要長官公署有關人員打電話問我：

「你在搞些什麼啊？又是組織民衆，又是開班訓練青年學生的？」

「我又沒有用過公家的錢，」我理直氣壯的回答：「你們爲什麼要干涉我？」

「那麼，」長官公署有關人員質問我：「你做這些事情的經費是從那裏來的？」

「用不着花什麼錢嘛，」我說：「我的目的只是想對保甲認識清楚一些，非常時期，我可以便宜行事。請你們不要干涉我。」

但是李代總統天天逼迫長官公署，硬是要禁止我組訓民衆和青年，無可奈何，我只好一一放棄。

話雖然是這麼說，但是李宗仁滿腦子「我即中央」的想法，地方軍政措施，稍微不合他的意，他便千方百計的加以掣肘、阻撓，他不斷的給長官公署施壓力，我這一項工作，因而始終無法順利進行，當時的老百姓和青年，由於大敵當前而亟於自保，他們的反共意志非常堅強，而我們竟由於種種人爲因素，不能運用這一股巨大的力量，任讓他們毫無抵抗的陷入鐵幕。不久共匪打進四川，我臨危受命，出任重慶衛戍總司令，環顧四週，無兵無勇，這時候回想我組訓民衆與青年的受阻，真是不勝痛心。

李宗仁、郭德潔這一對「賢伉儷」，他們在重慶的一些表現，有時候確實令人啼笑皆非，他們一到重慶，就住在曾家岩的總統官邸，在那麼樣兵荒馬亂，人心惶惶的時期，郭德潔居然還是一副暴發戶的姿態，在危城重慶也想置一筆產業，她看到劉航琛建在山上的一幢大房子很好，立刻就拿出二十萬美金把它買下來，像這樣的豪華在當時重慶的高階層人士中，只不過被大家引爲茶餘酒後的笑談而已。

這兩夫婦根本就沒有住進那幢大洋房裏去，因為他們前後只在重慶停留二十天，總裁蔣公眼見匪患日亟，憂心忡忡，特地打電報給李宗仁，希望他在重慶多留幾天，等待 總裁來渝和他共商國是，但是李宗仁深明內疚，根本就不敢見 總裁的面，他接到電報立刻開溜，十一月三日飛南寧，十一月二十日飛香港，旋即潛逃美國去做寓公，將整個大陸輕易斷送，爲我國人丟盡了臉面，十六年後這兩夫婦又被共匪誘騙回大陸，郭德潔不耐折磨，首先自殺而死，李宗仁不久亦抑鬱而亡。

重慶四週防務雖然堅強，可惜大局魚爛土崩，縱有忠貞之士，也無法挽狂瀾于既倒。西南長官公署軍事方面的指揮人員，其運籌帷幄的結果，竟然變成了在爲匪軍製造機會，我們的部隊調離一處地方，不旋踵匪軍便乘虛而入，像這樣的仗，試問前方將士如何打法。十一月十四日，總裁蹈險履危，飛抵重慶親自坐鎮，這時候，

貴陽早已撤守，川湘邊境的匪軍，正越過松桃，向秀山挺進，一彪共軍，真的打進四川來了。

總裁一到，不遑休息，立即召開軍事會議，他指示我們，形勢既已至此，當今之計，唯有先行穩定當前的局面，然後再集合重慶附近的部隊打出去，我說我正是這個意見。最高戰略既已決定，於是我們便在總裁的親自指揮之下，分頭進行必要的措施。

總裁的蒞臨，雖曾乍使西南大局出現一線曙光，但就在十四日的當天，前方傳來噩耗，宋希濂大軍不戰而退，川東重鎮秀山宣告易手。

秀山一失，重慶東南的屏障全部撤除，尤有甚者，南面的匪軍已從貴陽仰攻，這兩支匪軍，恰好對重慶展開了鉗形攻勢。先穩定然後再打出去的戰略，無異受到最嚴重的打擊。

情勢逆轉到這步田地，重慶朝不保夕了，當時已經有人勸請總裁及時離開重慶，但是總裁大無畏的精神毫不動搖，總裁在重慶和成都撤退時所表現的鎮定與勇氣，將來在史書中是應該大書特書的。

他不但肯離開重慶，十五日一早，還派他的長公子經國先生親赴前線，鼓舞士氣。

那幾天裏，經國先生風塵僕僕，出入前線陣地，和經國先生同行的還有曾任內政部長的老將蔣鼎文先生。

經國先生這一次的行程，自綦江折東，循川湘公路到南川，再進抵武隆與彭水之間的要隘江口小鎮，那裏已經是重慶東戰場的最前線了，他在江口找到了宋希濂和陳克非，會商過後，又在綦江遇見羅廣文，這時他對東南兩線的情況，早已瞭若指掌。

臨危受命衛戍陪都

十八日他們一行平安返抵重慶，急於去向總裁覆命，我攔住他們探問消息，經國先生祇向我搖頭苦笑，連

連的說：

「很亂！很亂！」

蔣鼎文先生也告訴我說：他到前線一看，就曉得那些部隊實在不能打了。我問：前方究竟有多少人呢？他回答說二十萬人是有的。聞言我不禁跌足太息，二十萬大軍！二十萬大軍！

我在重慶空著急，因為我無權指揮任何部隊，而我這個副長官兼重慶市長，一向都是難以建立實力的。正在風雨飄搖，徬徨無計，黑衣人彭斌那邊又提出了問題，他自動要求升軍長，還要大量的補充武器。我怕他乘機倡亂，影響治安，只好調停折衝，請長官公署發表他軍長的任命，這時候他自行擴充部隊，手下確實已有三個師的編制了。

爲了想對彭斌有所鉗制，我派了兩個師長，到彭斌的部隊裏去，彭斌竟然拒絕，杯葛這兩位師長到任；退而求其次，我要把這個心腹之憂挪遠一些，我命令彭斌一軍駐防江北，他也抗不受命，大敵當前，兵驕將狂，我唯有徒呼負負！

羅廣文在抗戰勝利以後，便被派在川南督練新軍，當時匪軍進攻四川，他奉命扼守川黔邊境，南川至綦江一線，由於他那支部隊兵精械足，配備精良，國人都對他寄予很高的希望，想不到他一敗再敗，失南川，棄綦江，新軍風流雲散，十一月二十六日綦江淪匪，共匪幾已兵臨重慶城下。

於是，羅廣文單人匹馬，逃回重慶。一天夜晚，我剛從總裁行轅林園出來，迎面遇見羅廣文，正要進去。我一見他到，就曉得大事不好，當時也不便多問，祇問了一句：你是去見總裁的嗎？他答聲是。

匆匆回到我在山洞的私邸，拿起電話，再打到林園，是經國先生來接的，我劈頭就問：

「羅廣文要見總裁，見到了沒有？」

他一聽這話，像是大出意外，忙不迭的回答：

「沒有呀，沒有看到他進來。楊先生，你什麼時候見到他的？」

「剛才不久，」我說：「就在我剛才離開林園的時候。」

經國先生十分訝異，在電話裏連聲的說：奇怪，奇怪。放下電話，馬上派人調查，那羅廣文在林園遇見了我以後，逡巡一陣，遲疑徬徨，大概最後還是覺得不敢晉謁總裁，於是一個向後轉，溜之乎也。他帶了十幾個人，逃得無影無蹤。

共匪的前鋒，步步向重慶逼近，中央下令，要我臨危受命，出任陪都重慶衛戍總司令，將陳鞠旅、彭斌等部，全部撥給我指揮，並且規定衛戍司令的轄區，包括重慶週圍江巴合長等十幾個縣。我奉命以後，連佈置司令部辦公室都來不及，迅即派人召集十多個縣的縣長，到重慶來開會，向他們宣佈我將背城借一，保全地方的決心，同時，我即席發表了三位指揮官的新職。

匪軍勢如燎原，大火幾已燒到眉睫，二十八日，南溫泉失守，陪都重慶，等於中門大開，要想拒敵，唯有出諸巷戰死拼一途。當時，總裁蔣公雍容鎮定，照常召開軍事會議，會中議決，重慶撤退。同時決定撤退事宜，其中最重要的一項，便是各重要軍事設施，應在撤退之前一律爆破，以免資匪。議決案中嚴格規定，破壞工作由軍統局人員負責，舉凡兵工廠、機器、橋樑、彈藥庫等等，都在爆破之列。不過，爆破時間，應由衛戍司令決定後，下令軍統局人員執行。

散會時，人人心情沉重，神色黯然，我因為重責在身，急急忙忙，四處奔走，想在最短暫的期間，能作較週密的佈署。二十九日晚間，共匪已經進佔海棠溪，重砲可以打到白市驛機場，總裁蔣公直到城陷前夕，方始驅車白市驛機場。時近午夜，我的司令部裏燈火熒熒，各單位人員正在漏夜工作，突然之間，天搖地動轟轟的爆炸巨

響，震耳欲聾，全市燈光，倏地熄滅，而爆炸聲響還在此起彼落，全重慶都陷於恐怖黑暗之中。這時候，我知道一定是軍統局人員開始執行破壞工作了，我立刻打電話給軍統局的負責人，詢問爆破的情形。

正在這時，總裁從白市驛機場打電話來，叫我說話，我來不及報告，總裁問我：

「你什麼時候走？」

我報告他：

「我想等到最後。」

「也好，」總裁說；「我再把胡宗南的第一軍撥給你指揮。」

「請總裁下命令。」

「我立刻就下命令。」

到這時候我纔想起，這一次別離，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能够再見到總裁，而民國三十六年，我奉命出長重慶，總裁語意深長的那一句：「有事的時候，我還要來的。」言猶在耳，而大局糜爛，兵敗山倒，轉瞬間西南又是面目全非，無限慨嘆，一陣愴然，我問：

「總裁，我怎麼樣來送你？」

「不必送了，你要善自保重。」

電話裏默然半晌，最後，是一聲輕微的啞啞掛斷了。

電線柔腸寸斷，我命令司令部裏點起洋蠟辦公，剛要和陳鞠旅連絡，軍統局負責人又打電話來，問我：

「總司令要不要武器？」

我精神一振，大聲的答覆他：

「當然要。而且，多多益善！」

「請總司令馬上派人來，叫他們搬二十支馬丁尼自動步槍過去。」

「好的，我立刻派人。」

另一架電話機鈴聲大震，我接過來一聽，大出意料之外，居然是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打來的。我驚喜交集的問他：

「健生兄，你現在在那裏？」

「邕寧。」

邕寧，是廣西南部的重鎮，跟我衛戍之地的重慶，隔有千里之遙，我詫異極了，忙問：

「你跟我隔得這麼遠，這個電話怎麼會打通的呀？」

「我也不曉得，」他在電話裏笑了：「電訊人員到處亂打，居然就給他們打通了呀。」

「總裁已經離開重慶了，你知道嗎？」

「知道。」他說：「聽說你只有自己想辦法突圍了，我要送你一批武器。」

「你不要開頑笑了，」當時我真的是在這麼想：「你我相隔千山萬水，就說你用飛機運來，找這邊兵臨城下，怎麼等得及？」

「我怎麼會跟你開頑笑，」他急切的說：「真的呀，武器在飛機場，一共有八千支步槍，兩百挺機關槍，一百門迫擊砲，你趕快派人去取。不過，」他再三叮嚀的說：「共匪已經接近機場了，這個任務很危險，你千萬不可輕鬆大意！」

我不等他說完，滿心感奮，霍的立起，我高聲的對那電話聽筒說：

「當兵的，還有什麼危險可怕！」

火速派人趕到機場，這一次，使我七竅生煙，暴跳如雷，因為我所派去的人員，不久便垂頭喪氣的空手而回，我驚問他們怎麼樣了？他們報告我說：機場守衛把他們攔在門口，不許進去，守衛部隊的官長說是：再過五分鐘，我們也要撤退了，在此以前，任何人都都不准進入機場一步。僵持片刻，匪軍大隊已經在機場附近出現。

重慶『最長的一夜』

十一月二十九日那天晚上，不論是對重慶軍民，抑或對於我個人，都是「最長的一夜」，搶救軍械，加強戰力的努力趨于失敗，我們司令部裏已經聽得見城外的槍砲之聲，就在這間不容髮的危險分際，我開始定下心来，將總裁撥歸我指揮的部隊，以及我先已擁有的兵力，再作一次估計與認識。

陳鞠旅是胡宗南的第一軍軍長，編制完整，戰力很強，如果情勢不太混亂，這支勁旅仍還可以掌握。彭斌的那一軍人也由我帶，搞得不好妨壯聲勢，搞不好却是問題。除此以外，前線潰退的散兵游勇，我是既沒有時間，也抽不出餘力來將他們收容整編。

算來算去，唯一可靠的還是我那支已經且戰且走，直奔成都的二十軍，可惜的是他們並不在我身邊，此外，重慶市警察局長陳善周則忠心耿耿，頗有作為，他替我掌暹住五六千名可以打一仗的警察。

最長的一夜尾聲已近，東方顯露慘慘的晨曦，戰乎？走乎？我憂心如焚，繞室徘徊，當我焦躁的吹熄第一支蠟燭，又是電話鈴響——

「我是孫震，」他自己作簡略說明：「我在萬縣，聽說重慶不明情況，我特打電話來問問。」

「德操兄，」我說，「沒有想到我們居然還能夠通話。」

「總司令，」他很着急的問：「你在重慶怎樣？還好吧？你準備要到什麼時候才走？」

「我怎麼樣？」我眺望窗外，火光燭天，隱隱中似聞哭聲載道，我悲憤已極，我覺得這個壯烈場景，或許就是爲我一死報國所安排，我很沉痛的說：「城在我在，城亡我亡！」

孫德操急了，他勸了我很多話，他知道我的堅強意志不易移轉，於是他婉轉的向我陳詞，他的立論是共匪視我爲一大目標，因爲我從事清共則共最早，共匪自毛澤東朱德以下，吃過我大虧的何止恆河沙數？他說我不應該輕易言死，徒爲親者痛而仇者快，最後他說：

「即使你要跟共匪一拼，那你也得有武力才行呀！」

我已恍然有所感悟，電話中不便明言，我只淡然回答他一句：

「看情形再說罷。」

這時候孫震問我：

「總司令，你說我應該怎麼樣？」

於是我對他說：「你先撤到梁山再說。」

「我立刻遵辦，」他很興奮的說：「惠公，我今天夜晚再跟你連絡，請你指示怎樣連絡法？」

公誼私交，我曉得孫德操很够朋友，他對我實在是煞費苦心，因爲他一着着的在告訴我，我肩頭職責艱鉅，不容輕言犧牲。

於是我回答他說：

「你先叫重慶，叫不通的話，你再叫璧山。」

孫德操連聲應是，他在電話機裏長吁了口氣，因爲他已從璧山那個地名，曉得我在重慶棄守以後即將北走

打完這個電話，看看手錶，五點鐘了，電話鈴聲又響，參謀人員報告我說，這是陳鞠旅打電話來向我請示，我很感奮，因為我知道這完全是 總裁接受我的請求，他直接下令陳鞠旅，命他自動投效，納入我的指揮系統，以此類推，軍統局撥槍給我，也很可能是由於 總裁的授意。

陳鞠旅軍長在電話中口齒清晰，彬彬有禮，他一開口便條理分明，井然有序的向我報告：

「報告總司令，我是××軍軍長陳鞠旅，在電話中向總司令請示：當前情況，本軍有一個師駐防銅鑼驛，另一個師刻正沿江佈防，匪軍昨晚已經進抵銅鑼驛，正與我軍激戰之中。」

天崩地裂一聲巨響

聽到陳鞠旅自動和我連繫，起先我還很高興，然而聽到後來，匪軍已經進薄銅鑼驛了，我不禁大吃一驚。銅鑼驛距離白市驛機場十華里，而白市驛距歌樂山也是十里之遙。重慶全市都在歌樂山高嶺建屋的控制之下，尤有甚者，成渝公路也以歌樂山為倒數第一的險隘，陳鞠旅所報告的情勢未免太嚴重了，我腦際一陣昏眩，此時，我在電話裏指示陳軍長說：

「情況這麼惡劣了，你為什麼不早些報告我？不過，事已至此，多說無益，請你再等十分鐘，讓我考慮一下，再作答覆。」

我寧神片刻，把當前的態勢剖析清楚了，守重慶，根本上已不可能，而此時不走，等到匪軍盤踞歌樂山，重慶市該走，要走，非走不可的人，連一個都走不了。於是，十分鐘限時已到，我再拿起耳機，命令陳鞠旅說：

「現在的情況，連背城借一這個仗都打不成了，請你立刻準備，二十分鐘之內，我們全部撤退。」

我雖然一連幾日夜沒有睡過覺，當時頭腦還很清楚，我把各部人員的撤退路線，方法，一面頒佈命令，一面說給陳翰旅聽，我希望他能够集中全力，盡到掩護撤退的艱鉅職責。

我一聲令下，重慶大撤退於焉全面展開。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貞。那麼混亂的大撤退，簡直是一面漫天匝地的巨鏡，將一切人的真面目，鬚髮畢現，表靈無遺，么魔小醜與風作浪，貪鄙者流混水摸魚，——却有一小些人物，他們盡忠職守，終始如一，在最危急的時候，仍能犧牲小我，保全公物，舉一個例，譬如說我司令部裏的幾位電務員，共匪已將入城了，我指示他們撤退路線，命令他們先撤到壁山待命，他們却請求我說：

「電訊室裏許多器材都是新領來的，丟掉太可惜了，可否請總司令派幾個人來幫忙搬？」

當時我正在最緊張忙亂的時候，諸務纏身。千頭萬緒，怎能顧得到這種小事；我當時答覆他們說恐怕時間來不及了。跟着我便已將這件事情忘記，然而在撤退途中，我又遇見了他們，同時也使我見到了一個非常感人的場面，這些電務員，他們擠在車隊人潮中掙扎前進，而把我撥給他們的車子，裝載了那些新近領來的無線電器材。

當年重慶大撤退

告別重慶的前刻，我決定使重慶一百二十萬同胞，對於國軍這次不得已的撤退，留下一個良好的印象，我不但不容有一件擾民的過失發生；而且還要在敵軍的緊逼之下，行列整齊，全軍而退。我這麼做的另一用意，也是對連連獲得倖勝的匪軍加以警告，不要以為國軍毫無戰志，全面潰退了。我們不過是轉移陣地而已，匪軍逼人太甚的話，轉過頭來我們還可以跟他們硬拼！

大砲、馬隊、戰車、卡車隊依序轉進，我規定各部官兵必須服裝整潔，配備齊全，因此當這支拼湊起來的大

軍通過重慶街頭，老百姓都還以為我們是在舉行演習，不斷的有人跑到街上看熱鬧，隊伍通過兩路口，走到浮屠關，就是抗戰時期改稱復興關的那道高崗，我還命令隊伍停下來，重新調整一下。那曉得再往前走幾步，前隊站住，後面跟着立停，我帶人過去一看，這才發現現在撤退大軍之前先走的人，直到這時仍還不曾走上十里八里，急於離開重慶的太多，自浮屠關以外的公路上，人和車擠得滿滿的，路途壅塞，寸步難移。

身後，匪軍已經渡江，大部隊等於被阻在重慶大門口，回轉來打它一仗到是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這一打必定糜爛地方，而且會給無辜百姓造成很大的死傷，我心裏很急，帶衛士到前面親自探視，成渝公路向西北伸展，蜿蜒的大路上黑壓壓的一片，人擠人，車連車，喇叭狂鳴，人語喧嘩，這一條路簡直方寸皆亂，派人出去維持秩序，真是談何容易，無可奈何我四下探望，當時已是嚴冬，秋稻收割了好幾個月，田裏都是乾泥巴。我心裏在想，前面的這些人未免太蠢了，放着坦蕩平整的稻田不走，硬擠在公路上幹什麼呢。於是我立刻下令，大隊就從田裏繼續前進，人馬車炮，依然井然有序，步伐齊整，沿着公路超越過那些爭攘不休的人潮。

進發到山洞下面的老鷹岩，開始上坡，路面斜陡，繞山盤旋，直達山巔。老鷹岩是其中最險峻的一段，小路由一道陸橋下面通過，盤旋一圈，又到橋上去了，這時從橋上俯瞰橋下的路，兩者高度不過相差百十尺，但是已經多遠好幾里路了，這道橋搭在兩山之間，是名工程師的精心設計，見到的人莫不歎為奇觀，我對這處地方最熟悉，因為我有一幢別墅，就建在老鷹岩附近。我知道，較小的那座山上有一個山洞，它可以控制這一帶的公路，形勢非常的險要。

大隊人馬將近老鷹岩，忽然聽到一聲令人股栗的巨響，一時間彷彿山崩岩裂，天搖地動，我一聽，就知道是那座山洞裏發生的爆炸，心中不免暗暗的着慌，因為如果這裏發生問題，成渝公路一中斷，這幾十萬撤退的人怎麼得了？我頓時下車，吩咐隊伍暫且停止前進，重慶市政府總務處長王聯奎和我亦步亦趨，須臾不離，我們帶

了二十名衛士，爬上山去，路上一個人也看不見。

王聯奎勸我不必冒這麼大的危險，照說碰到這麼緊張的情況，應該先派尖兵搜索，那有總司令來打頭陣的道理，搞不好，中了埋伏，或者猝然遇敵，都是極可能的。我說：照理說你的話是不錯的，但是我對這一帶太熟悉，再說，驟然遇見敵人，短兵相接，我雖然將近七十歲了，我自認不會輸給他們那些少年兒郎。

兩個人正議論，對面來了一個工人，攔住一問，他說他是在山上替人家看房子的，我問他方才聽到爆炸以後，看見過什麼人沒有？他說是確實不曾看到有人呀。我看他是個老實人，關照衛士把他放了。

再往前走，又遇見了一個學生，他正從山洞那邊過來。於是我問他是什麼人炸的山洞，他說：

「是穿黑衣服的人。」

我馬上就連想到彭斌，再問他究竟是怎麼的情形，他形容的說：穿黑衣服的人炸了山洞，洞裏炸死好多人啊。我急急的又問：炸死的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呢？他的回答，大大的出乎我們意料之外，他說：

「炸死的也是穿黑衣服的人。」

這簡直就成了個謎嘛，我請那位同學給我們帶路，進了山洞，一看，地面上七橫八豎的，躺了二十多個，俯身下去探視，有的已經死去，有的斷手斷腳，支離破碎，躺在血泊之中呻吟，果不其然，這二十多個傷亡者，全都穿的是黑衣服，——也就是彭斌那邊的人。

我問他們：是誰把山洞炸了的，那些受傷的人，個個都說不知道。就在這時，我的衛士發現附近有兩部卡車，而且，洞裏還有許多炸藥堆着。

我一驚，急忙下令大家一同把傷者抬起，全部撤出洞去。洞裏還堆得有炸藥，萬一爆炸起來，我們誰都逃不掉。

衛士們曉得我一定要把炸藥的問題弄清楚，否則嚴重的爆炸，極可能破壞了公路，傷害路上麇集的部隊和老百姓，他們有人自告奮勇，冒死再進洞去查看，不一會兒，他們若無其事的拿了兩支炸藥出來，交到我的手上。

王聯奎大喊危險，我也顧不得了，細着手上的炸藥，天幸！炸藥上沒有信管。

到這時候，衛士才報告我：

「裏面的炸藥都是這樣的。」

「當真？」

「真的。」他們異口同聲的回答：「總司令不相信，你自己進去看嘛。」

「嗯，」我說：「我是要進去看一看。」然後我把手裏的炸藥高舉給身後的衛士看清楚：「毫無危險，洞裏的炸藥跟這個一樣，全都沒有裝信管！」

再帶人進去，仔細看明白了，果然炸藥全無信管，證實方才只不過是一場虛驚，我心釋然，命人把炸藥移開，傷者送下山去，暫時將這一宗懸案擱下，催動人馬，繼續往北轉進。

從山洞到歌樂山，到金剛坡，公路又要盤旋迂迴的下坡，由此而去壁山，沿着公路行進，最少還得一整天。但如自金剛坡走青石板小路，下山經土主場、青木關到壁山，大致半天就可以走置到了。我爲了替大部隊打前鋒，開路，帶了四五千名警察，就由小路以最快的速度，採最近的距離，先行趕赴壁山縣。

一到壁山，大事不好，因爲公路又堵塞住了，壁山以南，自來風驛西向永川、榮昌，這一段兩百多里長的公路上，少說也有一萬輛以上的汽車，超過十萬的軍民，吵吵攘攘，你推我擠，但是，就因爲路上有一座小橋建築不牢，載重量太差，車輛必須一一緩行通過，於是，又形成了「車如止水人如蜂！」

我抄小路走，跑到最前面的現場去一看，問題嚴重已極，因爲那時候已經不單單是那座小橋的關係了，前面

車子在慢慢的過橋，後頭根本就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有的司機膽小，有的司機不耐久等，他們乾脆放棄汽車，自家落荒而逃。拋掉了的汽車，又成爲新的障礙，這種紊亂局面，不可能作任何緊急處置，爲了我所率領的那一支大軍的安全，我必須變更計劃，重新佈署。

好在我對四川地理瞭若指掌，折回璧山的途中，我反覆考慮，一到璧山，我便命令第一軍軍長陳鞠旅，叫他率部折向銅梁。

命令下達不久，陳鞠旅匆匆趕到，他要向我當面請示機宜，我忙不迭的先問他：

「你的部隊情況怎麼樣？」

他報告我說：他那一軍總共有九個團，現在他留一個團掩護大軍退却，除此之外，他只有一個師是完整的，其餘的部隊四散零落，想要很快的集中起來，恐怕很難。

我懂，我對他那一軍人的情況已經瞭然於胸，於是我再下令，大隊由璧山折北，改走川陝公路在梁銅住宿。

當時我爲什麼急於改弦更張？急於離開璧山、來風驛一帶，從表面上看，固然是成渝公路前途阻礙重重，一時難以清出一條大軍行進的坦途，實際上，自從撤出重慶以後我便有一重隱憂，深以爲璧山至來風驛的這一段路問題最大。原來成渝公路以重慶爲起點開始北上，一出重慶，便由於山勢地形的影響，曲折盤旋，峯迴路轉，自歌樂山繞到青木關還是由南往北，可是一過青木關，公路却又轉折向南，到璧山，恰和嘉陵江畔的磁器口連成一條平行直線，兩點之間的直線距離。不過二十公里，再往南走，還沒有到來風驛，竟然跟白市驛相距密邇了，共匪打到白市驛的時候，大重慶才開始撤退，如果匪軍知兵，不要先搶着進重慶城，由白市驛往西，出一支軍，翻過那些五六百公尺的小山，進竄璧山至來風驛一線，那麼，不但我所率領的這支大部隊，會被他們攔腰截擊，潰

不成軍，連那數以萬計的汽車，十萬以上的軍民，全都落入他們的掌握。

光有部隊沒得官長

十一月三十日，在川中重鎮銅梁休息一夜，翌晨，我還是把總司令部作為先頭部隊，為後面的大軍鳴鑼喝道，那天早上我一起身便率隊向潼南進發，一路之上情況混亂已極，觸目所及，全是散兵游勇，三五成羣，急急北走。我派人去問他們的番號，有人說是陳鞠旅的部屬，有人說羅廣文是他們的司令官。

一聽到還有羅廣文的部眾在，我精神一振，遣衛士去把他們叫了來，我對他們溫語相加，道過勞乏，然後再問他們，羅廣文的那一支大軍，既沒有打，也不會降，究竟是飛到那裏去了？

根據他們的報告、歸納起來，加以判斷，羅廣文還有一師人在榮昌，另一師人在深山裏四散奔逃，更其令我興奮的是，他們衆口一詞，都說是羅廣文有一師人撤到銅梁，我想這一師人既然不會經過陣仗，照說一定是人馬槍械齊全，糧秣彈藥充分，只要將他們拉過來，就是一支強勁有力的完整部隊，有這一支部隊納入我的建制，必然可以充份發揮力量，姑且不管羅廣文逃到那裏去了，多少也能補償一下中央對於這支新軍的失望。

於是我即刻命令他們：

「趕緊去把你們的官長找來。」

錯錯錯！他們的回答，等於是兜頭潑我一盆冷水：「報告楊總司令，我們沒有官長了。」

「什麼話？」我勃然色變：「天下那有這個道理，你們的部隊還在，官長倒沒有了！」

「確實是沒有了，總司令，」他們愁眉苦臉的答說：「官長老早就開溜了，他們貪生怕死，真不要臉！」說到這裏，他們的激憤鄙夷之情，溢於言表，「他們就怕共匪認出他們的身份，穿起我們士兵的服裝，就混雜在亂

兵難民的隊伍裏面走。」

「好了，好了，你們不要多說了。」我很痛心的揮揮手，羅廣文，不談也罷，我能够想像得到他那些幹部的怯懦畏懼，六神無主。這就是羅廣文編練的新軍，一旦要打仗了，軍官對於士兵也是眼不見為「安」，士兵對於軍官，當然，更樂得看不到爲妙了。

我在潼南等了兩天，陳鞠旅大大的漏了一手，他居然帶了完整的兩個師，來向我報到。他告訴我，他有一位團長拒匪陣亡。我不由肅然起敬，深表震悼。

這一天，我們仍還沿着川陝公路北進，逐步退守遂寧，遂寧縣城座落在涪江西岸，它是川中要衝，由此向北，可以出劍閣而入陝西，折向西南，經樂至、簡陽，再一個大站就是成都。而且遂寧負山面水，形勢是攻難守易，我爲了遵從總裁先求穩定再打出去的川局決策，很想利用遂寧的天險，借重陳鞠旅這兩個師，就地和匪軍打一仗，勝則可以穩定四川大局，敗亦無妨繼續轉進。我有這個決心，但是當時頗爲躊躇，因爲部隊是陳鞠旅辛辛苦苦集中而來的，我就怕他不肯效力。

考慮很久，最後我很婉轉的試探提出我的意見，我跟陳鞠旅說：

「如今之計，儘往北走也不是辦法。假使我們要北上成都，部署成都平原保衛戰，最低限度，我們也要守住成都外圍的幾個據點。遂寧是成都東邊的屏障，依我之見，匪軍還遠得很，我們不妨從容佈署防務，就在這裏跟共匪打一仗。」

陳鞠旅一開口，我就曉得他還想保全實力，他不肯在遂寧阻敵，當時他回答我說：

「遂寧不是打仗的地方，現在，可以作戰的部隊都在成都，況且，用警察來正式作戰，只怕也不相宜。」聽了他這幾句話，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氣，我原想跟他推心置腹，共挽狂瀾，那曉得他竟然這麼厲害，幾句話

堵得我無詞以對。他這個回答不是很明白嗎？第一，他不想在遂寧打仗，第二，他暗示他急於要到成都去，第三，如果我一定要打，那麼，他請我調遣我從重慶帶來的那批警察上陣，至於他的第一軍，簡而言之句話：「恕不奉陪。」

好了，遂寧也無法可守了，我為成全陳鞠旅的「決心」，我打電話報告上峯，把他調赴成都。

在遂寧只停一天，不幸事件接踵而來，先是，我膺命出任重慶衛戍總司令，彭斌和陳鞠旅一樣，同時納入我的建制，接受我的指揮，自重慶撤退，大軍轉進，輾轉北上，彭斌一路都在向我要錢，我沒有錢，只好應付他說：「等我們到了成都再說。」

每每，他用威脅要挾的口吻問我說：

「你命令我到成都嗎？」

「當然。」我斬釘截鐵的回答，因為我想告訴他，我對他一無所懼。——在我的內心裏面，我始終懷疑山洞的爆炸案。

張師長飲彈受傷

就在遂寧歇馬的那一天，居然發生了一樁很大的不幸事件，陳鞠旅所率領的第一軍，他的參謀長和兩位師長，正在遂寧縣議會開會，會議進行之中，忽然聽到外面發出一聲嘹亮的槍聲。一位反共態度最堅強，行動也最積極的張師長，從會場跑出來察看，不料被人一排槍掃過來，當場飲彈受傷，軍參謀長跟着搶步出門，居然也遭射擊。

陳鞠旅的部隊聽說參謀長、師長都給打傷死了，義憤填膺，拉起槍跑出來緝拿凶手，那些卑劣的刺客早已逃

得影蹤全無，這時候我親自出面查問，當地的老百姓私下告訴我，根據他們在現場親眼目擊，這樁槍擊案，從頭到尾，很可能都是穿黑制服的人合作演成。

我聞言大怒，打電話叫彭斌到我司令部來，電話久久接不通，正感焦躁，部下來報告，彭斌和他那支黑衣人部隊，竟然悄悄開拔，不知何往。這一下更證明了彭斌居心叵測，他一直都在想製造事端，就因為我對他防範嚴密，他實在是耍不出什麼花樣來，今天刺傷陳鞠旅的兩位高級軍官，算是他最大的「傑作」了，他知道我會查出真相，因而畏罪潛逃，同時把他的部隊也帶走。

不久，消息傳來，彭斌輾轉到了成都，投在陵基的麾下，我立刻打電話到成都去，叮囑王陵基，對彭斌務必特別小心，王陵基答說曉得了，他問我的行止，我說：我想先在遂寧駐一段時期，劉伯承要從這邊過來，我就跟他較量一下，但是我在遂寧住了不到兩星期，陳鞠旅也不辭而別，他那兩師人當然也帶走了。我得訊以後，大有悵惘若失之概，現在，我手下又只剩了那四五千名警察，以及二十軍的一部人馬，兵微將寡，既沒有支援，更得不到補充，一心想打，事實是打不成了。

再往北撤，到了三臺，當時胡宗南的大軍，集中在成都附近，三臺那邊也有一個軍，我未到之前跟他們連絡過了，他們的軍長對我執禮極恭，他出城郊迎，席間，他吐露了自己的心意，央求我說：

「我因為急於要到成都去，就怕三臺的防務頓成空虛，現在好了，楊總司令到了，我是否可以將這個防區移交給你？」

我見他說話到還坦白，同時我心裏也在想，三臺是屏障成都的左翼，地位十分重要，沒有人在這裏防守是不行的，於是當時我只好問他一句：

「這附近一帶，是否有過情況？」

「沒有，」他說：「這一帶是乾乾淨淨的，地面也很平靜。」

就這樣，我算是無可無不可的接替了三臺的防務。

把安營紮寨的一些瑣事料理清楚，正在爲兵力過少發愁，不曉得共匪強兵壓境的時候，我將怎麼樣應付？忽然，孫震的部隊千里迢遙，趕到三臺來跟我會合，我喜出望外，和孫震整理隊伍，部署防務，粗粗核算一下，兩部人馬相加起來，總數將近有三萬人。很好，我們勉強可以拼一下了。

有人在重慶陷落以後逃出來，談起重慶易手前後的情形，最令我憤慨的是：長官公署彈藥庫的負責人，臨撤退的時候逃得太匆忙，竟然不會遵照命令把倉庫裏的槍械彈藥全部破壞，就這麼走了。想起這些人平時貪污舞弊，拼命抓錢，緊急關頭偏偏一點責任都不負，真是言之痛心。共匪在重慶得了大量的武器，又逼着有錢的人捐款，着實撈了一大票，他們的部隊在重慶整補了幾天，又急急忙忙的向成都進攻。

劉文輝鄧錫侯開溜

民國三十八年共匪入川，兵分南北兩路，這兩路匪軍的頭目，二三十年前都會當過我的部下，由南路而來的是劉伯承，由北邊南下的是賀龍，這兩個人論戰術和辦事的能力，劉伯承要比賀龍高明多了，不過賀龍在匪黨中資格比較老，他跟毛澤東的關係也比劉伯承密切得多，我一聽說劉伯承急於進攻成都，當時心裏便有一種感想，我認爲劉伯承這一着，充份表現他跟賀龍之間有矛盾，他一定是想跟賀龍爭先，——重慶和成都都被他打下來了，毛澤東該會讓他登上西南匪首的寶座了吧。

但是依我的看法，在劉伯承與賀龍的爭競之中，毛澤東不會支持劉伯承，這不僅由於劉伯承跟他關係較淺，而且劉伯承在國共戰爭期中是匪軍將領表現得最突出的一個，他的鋒芒畢露，一定會引起匪軍老匪幹的忌刻，毛

魯澤東沒有獨排衆議重用劉伯承的魄力，同時，毛澤東自己對於劉伯承究竟信任到什麼程度，確實大有問題。

把匪軍裏面這個大矛盾抉發出來，我開始有了一個新的戰略觀念在逐漸形成。——在三臺駐防了一星期，接到命令要我們在廣漢開拔，應付可能由北部南竄之敵賀龍，於是我和孫德操兄整隊出發，去守成都正北的第一要隘，辛亥革命我曾親手打下來的城池——廣漢。

在廣漢把部隊駐紮定了，我抽空到成都去見總裁蔣公，總裁對我這一次臨危受命，以及大轉進中的艱辛勞苦，竭力保全戰力，想和共匪一拼的那些事情，頗爲嘉勉了一番。我當時請示總裁，這以後我們究竟應該定什麼樣的一個方針，總裁作了原則性的指示後說：「關於協調配合的問題，將由大家開會討論決定。」

那一次會議是很重要的，出席的人不多，有張長官岳軍、蕭毅蕭參謀長和我等多人，會議一開始，大家所論的問題是怎麼打？至於應該要打是早經決定的策略，那是絕對不會改變的了，對於這一點，我更覺得振奮，因爲我一直以爲只要肯打一仗，西南大局一定會顯露曙光。但是接下去所聽到的，都是大家議論紛紛的在要釐訂作戰計劃，細微末節，喋喋不休，這時候我有點不耐煩了，我站起來就說：

「要打就打，沒有什麼好計劃的？現在，敵人還遠得很，我們既然決定要打，那麼任何地方都可以打。民國六年我替川軍解圍，只帶了萬把人守成都，朱德他們都把成都的四門圍定了，我還放心大膽的在皇城裏睡了兩天一夜，爬起來，叫號兵吹集合號，帶着士兵做一陣體操，振作精神，開了城門就打出去。不但把圍城的滇軍全部打垮，還乘勝追擊，跑到了敗軍的前頭，當時身前的敵人遠比我們多，其結果，我們又把瀘州打下來了。」

我將這段往事說完，再提供我認爲可行的辦法，我振振有詞的說：

「成都附近，我們還有很多的軍隊。這個仗還有什麼不可以打的？充其量，我們準備犧牲個萬把人，找個地點，跟共匪猛打一陣，先把這一路轉進的劣勢扭轉過來。劉伯承也好，賀龍也好，他們進了四川以後，直到今天

連一仗都還沒有打過呢，我們這出其不意的一陣猛打，他們一定措手不及，說不定還會大獲全勝，驅退他們的一路兵呢。只要打這一次勝仗，全國士氣民心自然大大的振作，局面一穩定下來，再徐圖發展，我不相信我們找不到出路。」

大家聽了我這一番慷慨陳詞，彷彿是在安慰我說：

「楊總司令這個意見當然很好，打是一定要打的。不過，應該採取怎樣的打法，我們還得訂定週密的計劃。」

會後通知劉文輝和鄧錫侯到成都來，共商大計，但是這兩個人已經準備實身投靠了，躲在成都附近的彭縣和郫縣，那裏還敢到成都來？事後不久，我回到廣漢防地，有一天，他們派了一位代表，鬼鬼祟祟的，到廣漢來求見我和孫德操。

蒙羊場上變生肘腋

派來的代表是一位副官，他轉述劉文輝和鄧錫侯的意見，大意是說：

「現在共軍全部開到四川了，眼看馬上就要接收成都，祇有惠公和孫德公，還在對蔣總統忠心耿耿。情況已經這麼嚴重了，我們四川人必須自己想個辦法，你們二位應該出來號召一下，明天我們在蒙羊場開會，務必請二位出席參加。」

我唯唯諾諾，不置可否，叫人帶那位副官代表去休息，他一走，我的高級幹部紛紛圍上來勸我，有人說鄧劉已經打算投共了，我萬萬不可自陷虎吻，跑去開什麼會，也有人說蒙羊場這個地名，就對姓楊的不利，因此我是無論如何不能去的。我請他們靜下來，然後說：鄧劉的居心當然我很曉得，不過此刻正好是他們給我機會，讓我

弄清楚他們究竟想搞什麼名堂。說完了話，我再跟孫德操兄一商量，於是派人再去把那位副官找來。

我告訴他說：

「我和孫德操都不便去開會，不過，我們要派代表跟你一道回去。」

我派的代表是喻孟羣，孫德操派了董長安。根據他們參加會議回來時的報告，那位副官一帶他們到蒙羊場，就打電話給劉文輝，說是我和孫德操沒有來，但是已經派了代表來出席會議，當時劉文輝就在電話裏回答：

「請喻代表和董代表都到彭縣來吧。」

一到彭縣，氣象已經大不相同，滿街貼了標語，和鄧錫侯劉文輝聯名的通電，內容的荒謬大膽，已可證實這兩個妄人是決定投共的了。喻孟羣和董長安硬起頭皮被帶到會場，劉文輝一看見他們二人便說：

「楊子惠和孫德操，都是我的老朋友。現在祇剩下成都這個彈丸之地，我敢說再過兩天成都也要完了，站在多年老友立場，我今天完全是爲了愛護他們兩位，希望他們趁這個最後機會，也加入我們這一邊」。歇一口氣，他又提出了具體的辦法：「我跟鄧先生表明態度的通電，方才已經發出去了，楊先生和孫先生如果願意參加，那我們就再換一個通電發表，部隊的問題，可以等事後慢慢的商議，」說到這裏，他很神秘，也很得意的笑了，故意提高聲音說：「請你們注意，共產黨現在派得有代表在我們這邊，我先請他出來，跟你們二位談談，」最後，他爲虎作倀，出言恫嚇的說：「有一點是你們二位事先必須認識清楚的，我幫老朋友的忙，這是給他們最後一次機會，參加了，就是我們的同志，不參加，共產黨大軍一到，非把他們兩個消滅不可！」

軟硬兼施的一席話說完，也不等喻孟羣和董長安開口表示意見，劉文輝接着就把那位共匪的代表請出來，是個老頭子，年紀相當大了，這位代表一登場，就用一副盛氣凌人的態度即席說話，他說：

「我們對於西南各省所做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老實不客氣說：全民抗戰的時候，我們就在計劃拿下

西南，作爲共產黨的根據地，我們的西南機構，成立了不知有好多年了，前幾年，我們設在西安各地的電臺，都可以和延安方面直接通訊，因此，我們是早已料到會要進據四川的，今天我把這些事實列舉出來，用意也在於告訴大家，我們共產黨，一定會把大西南搞得很好！」

接下來，他們逼着喻孟羣、董長安當場表示態度，於是喻孟羣站起來不卑不亢的說：

「我是楊總司令的代表，各位今天所發表的意見，我負責在回去的時候轉達給我們楊總司令，不過，我還要代表楊總司令在事前先說一句話：士各有志，不能相強，大局雖然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但是，如果說是想要大家全體一致都掉轉頭來反對中央政府，只怕也還是辦不到的。」

早在我和孫德操派出兩位代表以前，我先打長途電話到成都，把劉文輝鄧錫侯要在蒙羊場召開會議的事情，通知了有關方面，當時，我還很感慨說了一句預言：

「我們再不打，他們卻要動手了！」

這句話，果然不幸而言中，喻孟羣和董長安回廣漢覆命的那一天，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十日，劉文輝鄧錫侯誣譏中央，宣佈投共的聯名通電終於發表，至此變生肘腋，大事已更不可爲，令人不勝痛心慨嘆。而劉文輝鄧錫侯投匪後也沒有好下場。鄧錫侯早已抑鬱而死。劉文輝投共後立即遭到掃地出門。共匪派八十輛卡車把他在庾縣安仁鎮上的財產，劉文輝搜刮西康幾十年的積蓄，全部運到成都沒收。

當時盛文將軍奉命出任成都防衛總司令，相機處理一切，劉文輝鄧錫侯的通電一發表，受盡四川全體同胞唾罵，軍中弟兄，尤表憤激，盛文總司令派兵把劉文輝在成都的公館裏守衛的叛軍繳械，一時大快人心。那時候金圓券銀元券統統不管用了，我們部隊發餉，發的都是黃金。於是就有謠言，說這些黃金都是劉文輝家裏搜出來的。其實大謬不然，因爲重慶中央銀行的庫存黃金，是我親自派人押運到成都，絲毫不爽的交到西南長官公署。

唐式遵孤軍成壯志

局勢越來越嚴重，我和孫德操商量如何對付敵人，如何死裏求生？我從新核計剩餘的部隊，除了孫德操的兩萬人以外，就祇剩了我二十軍的舊部一萬人，兩支兵力加起來，僅僅三萬人馬而已。

以這麼微薄的兵力，實在無法跟優勢的共軍一拼，但是我們誓死不肯投降，怎麼辦呢？最後決定的方針，是在廣漢守一天算一天，守到不能再守的時候，我們再把部隊帶到松潘高山峻嶺，人迹罕到之處，去打游擊。

沒有多久，盛文率部自成都轉進向匪軍出擊，（詳情已見盛將軍在本誌發表的成都突圍一文，茲不多贅）。

盛文一離開成都，王纘緒的力量便陡然膨脹起來，他自任成都衛戍司令，擺出背城借一的架勢，其實是想藉此抬高身價，便於和共匪商洽投降的條件。可惜的是此公一生玩弄權術，詭譎善變，因此誰都不肯跟他打交道。劉文輝和鄧錫侯決定靠攏，就單祇瞞住他一個人，不叫他曉得。王纘緒枯坐成都，越來越駭怕，於是他親自到廣漢，來找我和孫德操，想跟我們聯合在一起，再決定動向，記得當時他又鼓其三寸不爛之舌，在我面前討好賣乖的說：

「如今打進四川來的兩名共黨將領，賀龍和劉伯承，他們是曾經作過惠公的部下，同時也是我的部下，」——我心想，他這個說法大概是因為他曾一度當過我的參謀長，——他又說：「跟自己的老部下，還有什麼話不好說。你們二公千萬不要走，我們連在一起，力量才大。他們怕共產黨，我們不怕！他們不肯打，我們來打！惠公不是說過的嗎？劉伯承賀龍進四川，沒有打過，我們只要打一次勝仗，就可以站得住了。認真說，共匪有什麼可怕的，尤其是我們有惠公領導，那就更不必怕啦！」

話確實說得很動聽，但是出自王纘緒之口，我倒是不怕共產黨，獨獨怕他言不由衷，他這種人是轉個身就可

以出賣朋友同志，搞不好我跟孫德操，乃至於胡宗南都可能被他扣起來，犧牲我們，作成他賣主求榮式的「戴罪立功」。大陸淪陷前後，共產黨用這四個字，不知道騙誘了多少意志不堅之徒。

我表面上保持聲色不動，當然我也不跟他們作什麼承諾或答覆，暗底下我知會孫德操，一定要對他小心提防，孫德操回報我以一笑，他說：

「這個人的毛病我還不曉得嗎？」

唐式遵在川軍將領中，大家都把他看成一個沒有頭腦，做事全憑一股熱勁衝動的人，抗戰初起他也自動請纓，帶了第二十一集團軍增援淞滬之戰，勝利以後他一心一意想做重慶市長，其間有一度我曾表示倦動，他就自動向我表示，叫我把市長的位置讓給他，後來因為總統慰留，我確實辭不掉，也就快快而退。多少年來，他一直在想要恢復過去的力量，重佔一塊地盤，共匪淹沒了大陸，國軍退到臺灣，他以為這是時勢造英雄的大好機會來臨，集合了他的親戚朋友和舊部，建立起一支隊伍，準備在四川大幹一場。籌備就緒以後，他特地到廣漢來看我，向我問計。

我對於他的壯志非常敬佩，尤其站在反共的立場，他既然能够在兵荒馬亂的時期，建立一支武力，想跟共匪角逐的雄心，當然極表贊同，因此我再三的勉勵他，不要再存有過去擁兵自重的陳腐思想，一切的一切，應以國家民族為前提，我反覆申言當前的潮流和趨勢，他居然也很虛心的表示接受，最後他毅然的向我說：他決心改變計劃，將他那支新建立的部隊，拉到川康邊境的大小涼山，他要利用優越的地勢，長期和共匪互相週旋。於是，我更進一步的勸他不妨就在大小涼山建立游擊基地。

我很關切的問他缺少什麼？他說：最缺乏的是武器，因此我建議他，辛苦一點，帶隊伍翻過大小涼山，去找西昌警備總司令我們的老同學賀國光，他那邊存置的武器很多，一定可以撥一部份給他；以成他的壯志。同時我

又告訴他，要在大小涼山打游擊的話，必須南聯賀國光，北拒共產黨，有這樣的一個聯合，如果得心應手，還可以保全西康東部的一片乾淨地。他欣然的去了；一直到西昌，見了賀國光，賀國光給了他一千多支槍，他把槍支裝了兩三部卡車，運往涼山，萬萬沒有想到，他在途中竟和劉伯承一支斜出的部隊劈面相逢，短兵交接，唐式遵竟當場陣亡，我到臺灣四個月後聽到消息，心中非常難過，爲之悵悵寡歡多日。

一架飛機黯然離川

自從蕭毅肅因公走了，我一心急於要找胡宗南，和他聯絡，共同會商在此覆巢之下何以自處，只是代號一次次撥過去，他因公忙，偏是找不到他。這時候，劉伯承的大隊兼程挺進，匪軍已經進佔簡陽，一過龍泉驛，即將兵臨成都危城了。這時候，我意料中的匪酋內鬨果然顯露朕兆，毛澤東聽說劉伯承快要攻進成都，立刻下令他全師後撤，撤回重慶整補，劉伯承心中當然明白，這是毛澤東一着厲害的棋，他要賀龍凌駕劉伯承之上，取成都這一飽戲，毛澤東就必須讓賀龍來唱。

賀龍入川，採行的是三國末期鄧艾入川的舊路，自甘肅省和四川毗鄰的文縣，越過瓶川邊境摩天嶺，進抵榆武，直下江油，從江油縣起，就有公路貫穿彰明、縣陽、羅江、德陽、廣漢、新都而直薄成都，這一條路，險絕天下，但是沿途要險重重，只要有人肯守，賀龍也無法越雷池一步。無人阻敵，匪軍自然不費一兵一卒，長驅直入，我和孫德操在廣漢一日數驚，和成都的王纘緒連絡，他根本不加理會，無可奈何，我們決定仍然按照預定計劃，到松潘山區去打游擊。

就在死生不容間髮的頃刻，時任空軍成都軍區司令現任中華航空公司董事長徐煥昇將軍打電話到廣漢來，他在電話裏告訴我說：

「奉參謀次長蕭毅肅轉來總裁的命令：要我負責接運你們二位到臺灣去。」

我聽到他這麼說，對於總裁的關懷愛護，一時真有無限的感奮，我停歇了一會，默然無語，然而軍情緊急，徐司令直在那邊催促我答覆，我只好說：「謝謝你，我們會儘快趕到機場來。」

放下話筒，我跟孫德操商議定了，立刻召集軍師長高級幹部開會，由我宣佈我們既定的計劃，我說：我們兵微將寡，力量不大，跟共匪的大部隊作戰，實在是沒有什麼把握，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和孫德操一二十年來一直堅決反共，被我們殺了的共匪着實不少，因此我們兩個的目標未免太大了，既然留下無益，故所以我們想要暫時轉進到臺灣去。

我很誠懇的說完了這一席話，與會的高級將領一概表示熱烈支持，這一個場景使我十二萬分感動，接連下來，我們開始討論部隊的動向問題。我們商量好部隊移動，尋覓掩護，等將來反攻時，隨即樹起義幟的計劃後，方始離開廣漢。

臘鼓頻催，歲聿云暮，十二月十二日朔風呼號，氣壓甚低，我和孫德操默然離別塵下的忠貞將士，驅車趕赴成都飛機場。

成都附近的機場，以抗戰末期興修的新津機場最為壯觀，只是當時早已失陷，仍還控制在我方手中，只是座落成都城郊小的飛機場。我和孫德操身無長物，只帶了少數家眷趕到了那裏，我和田氏夫人和幾個小孩到了機場，其餘的家小全都留在大陸，我在大陸治軍從政，閱人多矣，經常看到一些官員，平時對部下演講訓話，慷慨激昂，義形於色，每每以文天祥史可法關大帝岳武穆自期，然而一到大難當頭，他們必定逃的逃，降的降，動作比任何人都快，而且不管是逃是降，他們都會早早的爲家眷安排，務期家小無缺而後已。而我，在四川桑梓之地出任艱鉅，我太無能，實在沒法顧到家裏，重慶撤退，我有十七八個孩子留在南開中學讀書，不要說是把他們帶出

來，我連臨行向他們說聲再見的時候都沒有。

那天我們一到小飛機場，放眼看時，飛機場上空空蕩蕩的，一架飛機也沒有。那時候我確實很着急，我跟孫德操說：

「我們的部隊都走了，現在跑到這裏，偏偏又沒有飛機，你看這可怎麼辦？」

徐煥昇司令當時正站在我們身邊，他聽到我這麼說，竭力的安慰我說：

「楊總司令，不要緊，你肯號召的話，成都附近部隊多得很。」

生平最長的一夜

那真是我生平的最長一夜，天寒地凍，北風淒厲，在空曠遼闊的機場苦候，四圍是一團漆黑，黑漆一團中，外面的情勢危急到什麼程度，簡直無法逆料，——好不容易，天際出現了魚肚白，大家的精神陡然一震，正在這時，遠方傳來隆隆的馬達聲響。

一架空軍運輸機飄然降落，徐煥昇司令招拂大家魚貫登機，俄時便又起飛，成都平原，冬月蕭索，從機窗俯望，一片淒涼落寞現象，飛機往東南方向直航，故國江山，都在眼底百里千里的掠過，這時候，整個大陸已被紅流淹沒，再也看不見有一寸乾淨土了。

隨我撤退的，除了幾個年幼的孩子，只有田氏夫人。——這一天，是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長途飛行，共歷七個多小時，下午兩點來鐘，抵達海南島的海口機場，這座孤懸南海的大島，早已充滿戰時景象，我穿着皮大衣坐在飛機上外望，但見戰鬪機羣起落不停，跑道旁還有許多運輸機，成千上百的工人，打着赤膊，川流不息的在搬運撤退物資，看到那些工人打赤膊都在淌汗，望望機上各人重裘在身，我不禁詫異的問：

「這些人是怎麼搞的？冬月連衣服都不穿，難道他們不怕冷嗎？」

移時，機門開啓，一下飛機，便發現天氣實在太熱，於是大家紛紛表脫衣褲，從皮大衣脫到祇剩內衣褲爲止，衣服脫了稍覺涼快，但是看看自己身上，實在不像樣子，因此我們一到海口街上，頭一件事就是大買其襯衫和單褲。

在海口僅住一夜，十四日一早，再搭乘空軍專機，直飛臺灣，飛機在松山機場降落，纔下飛機，總裁早已派車來接，要我和孫德操到陽明山官邸同進午餐，我向田氏夫人交代了幾句，便匆匆和孫德操上陽明山，進入官邸後，總裁立刻召見，問過我們旅途的情形，總裁又十分關切的問：

「成都情形怎麼了？」

我將我所知道的情況，詳細報告，總裁很注意的傾聽，等我報告完畢，總裁說：

「這些時你們太辛苦了，吃過飯，早點回去休息吧。」

我部猶仍出沒川康

總裁對於部屬的關切愛護，慈祥愷切，令我永生難忘。從三十八年底，到四十一二年間，大陸不斷的有人逃出鐵幕，其中不乏我的舊部和同鄉，根據他們非常可靠的敘述；我離開大陸以後，經過重新整補的二十軍，由軍長景嘉謨率領，退到成都北邊的廣漢金堂一帶，根據原定的策略，暫時移動到鄧錫侯部隊駐在地的附近尋求掩護。成都淪陷，鄧錫侯賣身投靠，共匪毫不客氣的派人分別「驗收」鄧部降軍。有一批匪幹去收編我的二十軍，政工人員上臺講演，破口大罵領袖和我，不但措詞激烈，而且純粹是無中生有，他們忘記了二十軍是一支建軍二十餘年的老隊伍，官兵對黨國的忠貞，對我個人的感情，都是根深蒂固，不可動搖的，他們的污蔑罵激起了全體

官兵的公憤，他們抄起槍來就幹，當場打死匪幹三十多名，然後整師開拔，進入松潘夷區，由於部隊集中目標太大，給養也很困難，於是化整爲零，分別發展。

其中由何國基帶領的一個師，一直深入到西康最南端的○○，他曾輾轉打長途電話到臺北來，找到了我，向我報告行蹤和情況。當時有一位團長想要北上西康省○○，他也曾請我批准。不久，他又來過一次電話，說是部隊急切需要糧食補給，我千方百計的給他們想了點辦法。

直到四十三四年間，另一位師長○○也跟我建立了聯絡，他要求我設法請空軍派飛機，空投糧食彈藥援濟。他那一師人經過五六年轉戰四方，在共匪的大軍壓迫之下，仍還保持完整。經我向國防部連繫以後，立即派機空投支援，事後共匪廣播電臺在向我們喊話，說我們的空投無效，二十軍的部隊根本收不到。這是他們極爲拙劣的宣傳，完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伎倆，不但暴露了他們的恐懼，而且，直接證明了我還有一支內軍存在西康省境之內。

五十三年四月底，西康大土司之一○○○，帶着他的兩位公子，經我政府接來臺灣，他曾親來謁我。談起他是民國四十五年由西康西走西藏，當過達賴喇嘛的○○○長，四十八年共匪迫害藏人，他隨同達賴喇嘛逃到印度，當時他是由我政府特派○○○○○○○○○○○○○○○○○○○○駕機接運來臺的。○土司告訴我，二十軍離川赴康的經過，歷歷如繪，他還說他不久即將返回○○○，從事與匪鬪爭，他來看我，便是想通過我的關係，使他和我的二十軍聯繫可以更趨密切。

談起當年，劉伯承和賀龍兩支匪軍入川，事後的演變果然證實我的料想不差，毛澤東對劉伯承心存忌刻，他在劉軍下簡陽，眼見即將入據成都的那時節，突然下令劉伯承回師重慶，退出他已經到手的重慶以北地區，這道命令的頒發，當然是叫劉伯承讓賀龍演出那齣取成都。西南淪陷匪手，毛澤東只給劉伯承一個空頭「大元帥」，

派他去當軍校校長。劉伯承只怕到那個杯酒釋兵權的時候，方才曉得毛澤東的厲害毒辣賀龍一路無阻，開進了成都城，華陽古都又度蒙羞，王纘緒爲了討好新「主子」，特地叫他的部隊一概換上匪軍的制服，正式賣身投靠。那曉得他把部隊集合起來，興沖沖的去迎接他過去的下部賀龍，賀龍卻趾高氣揚，根本就不買他這個老參謀長的賬，一見面便大聲的喊他的名字，明知故問：

「你就是王纘緒？」

王纘緒陪着笑臉，啞啞稱是，賀龍竟當着他部隊的面，劈頭澆了他一盆冷水，他高聲呵斥：

「你不要搞錯了！我們紅軍豈同於往日的軍閥，你這樣亂搞成什麼名堂？還不快點給我把紅軍制服脫下來！」

進入成都，賀龍住在省政府，派人到處覓收。王纘緒的部隊被他們指定地點集合，清查人數，限制軍械，多餘的械彈一律繳出。這一來，王纘緒在國軍撤退時發的橫財，於是全部資匪。他自己一直是個降將的身份，無兵無權，受盡奚落與羞辱，最後化妝離開四川經湖北南逃到廣州，將要進入香港時，被共匪捕獲押回成都慘遭槍斃，這就是投共叛將的下場。

總有一天我要回去

神州陸沈，小醜跳樑，自我飛離四川，轉赴臺灣，踏上光明大道，置身神聖的反共基地，迅屆二十二個年頭了。但是這許多年來，我對於總有一天必將摧破鐵幕，重返大陸，信心絲毫未減。雖然我年屆九十，迄今精神體力尚稱強健，我一向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埋頭耕耘，奮鬥不懈。我深信中華民族永不會被暴力所屈服，我從歷史中瞭然暴政必亡將是全人類古往今來的鐵律，太空之中有無數個太陽系，數以億萬計的恒星與行星，在在有其軌跡

，所謂天道循環，絲毫不爽，似乎也可以作如是解。易謙：「天道虧盈而益謙」，禮記月令：「毋變天之道」。天象猶且如此，何況芸芸衆生，大千世界？所以我始終認爲朱毛在大陸搞得天翻地覆，鬼哭神嚎，無異是在替他們自己掘墓。越鬧得凶，越鬧得瘋，便越更加速其滅亡。聖經中也有上帝使人滅亡必先令其瘋狂之說，可是人事物之決不能逸出常軌，爲古今中外所深切體認，其理必也，人心尤一。中共的倒行逆施決無成大事的希望，倘若他們能够懸岩勒馬，回頭是岸，那麼共產黨就不成其爲共產黨了。什麼共產主義，無產階級無非是幾個名詞而已，張獻忠、李自成才是他們的前車之鑑，覆轍先例。朱毛便有通天的本領也逃不脫覆滅敗亡的這一關，連我這九十歲的老人都在堅定信念，拭目以待，等着在看他們最後命運的來臨。因此，當我離開四川桑梓之地，可愛的故鄉，一直到今天爲止，我還是充滿信心毫不猶豫的要說：總有一天我會回去的。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訂價肆拾元

本書爲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新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爲觀止，頃承祝教授交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定價台幣肆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戶中外雜誌社帳戶。